



陶菴集

二十五

行状

廿五

^ 16
2325
25



2380 25上

和
號 2325
卷 25-25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九目錄

行狀

領議政文巖鄭公浩行狀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九目錄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九

行狀

領議政文巖鄭公行狀

本貫慶尙道迎日縣

曾祖 贈兵曹判書行通政大夫江陵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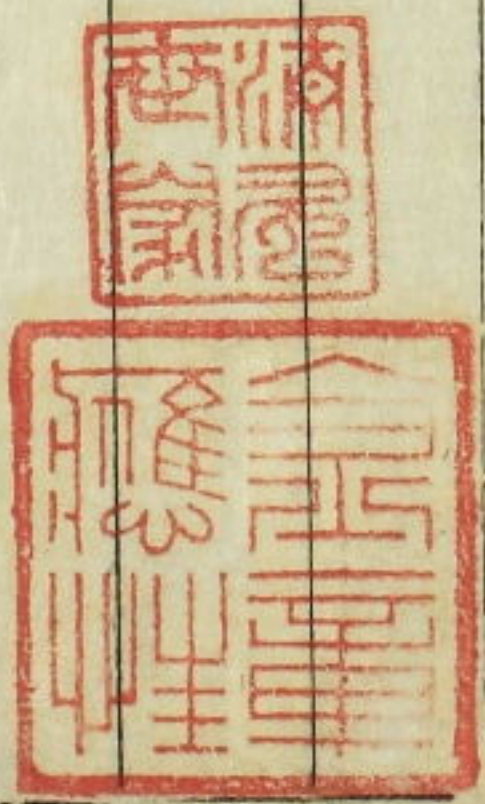
護府使諱宗溟曾祖妣 贈貞夫人南陽洪

氏

祖成均生員 贈左贊成諱潏祖妣 贈貞

敬夫人比安朴氏

考 贈領議政行通訓大夫司憲府監察諱



慶演妣 贈貞敬夫人德水李氏妣 贈貞
敬夫人驪興閔氏

公諱濬字仲淳迎日人也迎日之鄭自高麗平章事
均之歷文貞公思道恭簡公洪至文清公諱澈當
昭敬王時以清忠直道爲世名臣事載于史於公爲
高祖江陵公早擢魁科蔚有公輔望阨於光海昏朝
晚際盛時始躋華顯未究其用而卒生員公少有重
名與谿谷張公爲莫逆友不幸踰冠而歿張公爲文
以誄之極致悼惜之意載其文集中監察公少登上
庠雖爲親祿仕志操高潔無意進取純德至行克世

其家老峰閔公鼎重南溪朴公世采述狀誌盛有稱
道閔夫人婦德純備率禮無愆以 崇禎戊子十月
初十日寅時生公監察公命幼名以胎教蓋取小學
首篇中語也幼有異質端莊凝重不好遊嬉自知好
學不煩教督稍長誠孝篤至監察公暮境遭艱居戚
過制毀瘠成疾公左右扶持晝夜憂遑三年如一日
逮其纜去喪而疾遂就公益自焦灼奔走醫藥目不
交睫衣不解帶顙天願代斫指進血及喪哭踊頓絕
指瘡又甚幾不可保見者酸鼻猶能自力於送終大
事協助諸兄凡附身附棺之物必誠必信無有憾焉

葬後仍廬于墓側諸兄憫其弱年致毀百端懇止而不能得卒喪始歸奉閔夫人家素窮空無以自資而奉養之需甘旨之供躬親拮据未嘗乏也公藝學早成而終祖妣喪三年不赴舉仍及大故服既闋閔夫人溪望立揚公克遵慈意頗用力於時文間往來尤菴宋文正公先生門下質疑問學先生期許甚重未幾士禍作先生首被竄謫公遂廢舉業養親之暇日取濂洛性理之書一意下工要在潛心而實體其於詞章舊習不復措諸意間也戊午春丁閔夫人憂執禮之嚴一視前喪獨與幼姪二人居于墓廬晨昏上

墓拜塋哀號涕淚徹泉常處塊苫不擇燥濕朝夕饘粥躬自爨炊不任僮僕墓去家二十餘里朔望必歸奠貧無樸馬常徒步而行風雨寒暑一未廢也公於前喪時血氣猶未壯過毀積傷至是益斯綴見者咸憂其不能勝喪既外除益恨不克逮養欲謝絕公車專意實地諸兄弟皆以門戶之計敦勉不已公亦未敢自遂庚申始赴別舉占初試一等壬戌陞上庠甲子擢大科聲譽藹蔚乙丑選入槐院丙寅薦授藝文館檢閱丁卯秋陞待教俄因假攝記注時事編配高陽戊辰正月赦還仍陞奉教例遷成均館典籍旋移

禮曹佐郎二月移佐兵曹先時尹拯以尤菴門人嫌其父墓文不稱所望背師分黨以致朝論橫潰事多可憂公固已有志於卷懷一日倬直內兵曹掌禁闕門闌入日日犯禁者率多閭閻女人之佩禁標出入者公見宮禁之不嚴不覺心驚即日挈家下鄉親舊咸異之五月除司諫院正言辭不獲寧欲極言朝廷得失冀幸 上心之一悟草疏萬餘言尤菴先生方住華陽聞而止之至引晦翁焚章事爲喻疏不果上遂入城拜 命卽發吳道一削版之論諸僚各自引避或有爲道一立幟伸救者公亦備論道一行已竄

恃折辱搢紳擅主論議專事欺蔽狀蓋是時羣小自託清論擠前輩長德於勳戚之黨以爲徼後利之計使道一久據銓地招朋植黨恣行宵臆舉世靡然無敢言之者公以眇然新進獨發此論時輩大駭之道一亦惡其伎倆畢露嗾其黨金弘福朴泰淳等羣起反噬論罷公職是冬外補石城縣監蓋中之也因交承親嫌不赴己巳春拜兵曹佐郎未幾尤菴梠棘絕海 仁顯王后遜于外第羣凶用事道一之黨遂與之合出公爲鏡城判官聞尤菴井邑受 命之報弔服加麻以喪之遣人操文而祭之下車後不以謫宦

自處亦不鄙夷其民首訪壬辰倡義事蹟爲文躬祭于彭義祠復其子孫之在本土者表孝子姜敏仁之門新刊擊蒙要訣喪禮備要等書收聚村秀給廩而課學遠邇風動習俗丕變時值凶歉官儲罄竭公盡心調救民免捐瘠御史李萬元潛行入境私見評事李玄祚李雖時人而公與同史院僚寀情好頗淡素知公宿抱重病愍其久滯絕塞至是託御史啓罷御史曰吾出入廉察固已備矣守宰得失亦盡知之雖所謂廉介自好者未有不蓄一北馬者獨鏡城無之吾實心服將何辭以啓罷云庚午冬遭臺劾遞歸彈

文極其慘毒而終不以一毫官事帶累亦可見公議之難誣也公雅好佳山水自是無意於世益思入山之淡得一輿區於延豐峽中文巖之上架得數間屋子扁以攀桂亭蓋取晦菴招隱詞攀援桂枝聊淹留之意也隣近士子聞風而來學者衆日與討論經史雖麤糲不繼而不以爲憂確然有終焉之志甲戌天心大悟 壺儀重新首伸尤菴以下諸賢之冤逆黜己已以後凶逆之黨人皆動色相慶謂太平可期公獨以爲不然或問其故曰舊臣名流淪喪殆盡只一南相在焉此必當軸天意人事斷可知也遂菴權

公尙夏間公出處答曰某之不仕定已久矣况時輩所爲亦多不正之端此豈士君子涉跡朝端之時乎四月拜司憲府持平時朝著草創鞫獄方張而時輩庇護凶逆陰爲日後自全之計公上疏言趙嗣基誣辱明聖聖母上旣命誅之而乃有以取招按法之說爲覆奏者聖后復位彝倫再正而乃有陳疏爭執聚議公廨者其罪俱可誅而朝臣媿嬰不肯明言而正之徐文重庇護逆獄私問獄囚而以己意改竄其原辭陰囑郎官用嚴刑欲其徑斃以亂獄情殿下遽加寬假而不之間金時傑陳疏駁正而殿

下反責其傾軋特施譴罰不少假借臣恐殿陛之間朝廷之上雖有禦下蔽上之奸將無以知之此非國家之福也又言罪人李玄逸嘗誣中宮以自絕于天及其原辭解天字以所天之天其情狀尤悖而或有營救之者殿下曾不之悟請一斷以王法不聽秋拜弘文館修撰知製教陳情力辭不許不得已赴朝與同僚上劄陳革奢侈崇儉約推誠務實之道未幾乞暇而歸久未還朝陳疏引咎且曰殿下於改紀之初施措得正風采立變而任事之臣反以繚繞苟且之論指爲遠大深長之慮使殿下不得正

義利之分明政刑之權以致人心抑鬱於下宜辨邪
正明是非以爲破淫朋杜亂萌之要當是時相臣南
九萬營救希載自謂爲 世子溪長慮舉世雖知其
奸以他日禍福所關莫有能言其非者公嘗曰溪長
慮三字不但流毒於士類必將貽禍於國家至是遂
言之 上批有曰侵斥大臣欲惹鬧端首尾語意亦
頗隱微殊甚不快又於答大臣之疏有鄭澔之疏不
正不白直之 教明年春陞副校理公以連承 嚴
旨不敢在家辭免進至近圻以前事引咎請譴 上
賜溫批不許遂入京肅 命無何遞職還鄉秋連拜

正言修撰辭不允冬還朝初太學諸生請以宋文正
公並享道峰書院 命下有司有司誤以配享覆奏
公卽入言其事得改從初 命於是凶徒疏誣文正
公沮其享又有李師尚者追提年前章疏間句語意
在侵斥公蓋師尚當已已 聖后出宮之日冒赴殿
試得升上第及榜中諸人欲上章自劾則師尚用計
沮戲其後出入柳命天沈檀之門冒占玉堂之選改
紀之初見枳政席時輩旋復引入臺地公嘗慨然發
諸言議之間師尚自知不容於清議遂因事詆公公
疏言彼師尚出身之初得罪倫紀附託羣凶人皆唾

鄙見棄士類久矣今其疏語絕悖實爲朝廷之羞奚但臣身之辱哉遂自罷歸明年出補義城縣令嶺俗素號難治在縣一暮清淨以莅之官居儵然若無事者丁丑秋投綬徑歸故不出解由以自置公格戊寅春筵臣白于上特命除豁復入經幄拜修撰陞侍講院弼善時議方擬以銓薦處公吳道一以亞銓無故陞擬故事名官陞品非郎官參政例不得爲至是政吏以例告道一厲聲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古例聞者駭憤尋又移拜司憲府執義連辭未遞四月舟行入京卽受廉問御史之命蓋是時連歲饑饉

首相崔錫鼎以互市胡米償虜价受其慢書貽辱上躬李公濡以戶曹判書奉行其事公將行袖劄求對言於上曰國家於虜有萬世必報之讎雖以國斃義不可乞憐而仰哺今爲國者旣不能拯民於溝壑之中又以子遺之命毆以納諸夷狄禽獸之域而曾莫之恤直欲痛哭而流涕也上和顏賜答曰今日此箇議論終不可無也適伊日值賓廳引見大臣以下觀公之奏劄者莫不聳聽退而相語曰是直驅吾輩於夷狄禽獸也云同時受命凡三道公得嶺東西公素有淋疝之病最妨行役至是人皆憂之公

不暇自恤正當潦暑出入嶺海數千里窮山絕峽靡所不到訪問疾苦不憚艱辛末以巡撫徧行列邑疏決滯囚務盡平反民情翕然近世按廉者率多抉擿苛細以爲明封庫迫逐以爲威公嘗病其非待士夫以禮之道及是一不封庫只以書啓論列而略去細故論者咸謂得奉使體也既復命合兩司論崔李兩臣之罪李公卽公久要也親舊多有爲之緩頰者曰容有可恕之道公曰吾亦何嘗謂某台故爲債事也雖崔相原其本意亦必以爲善策而未稍事端俱不免爲病民辱國之歸臺閣論事安得有所取捨哉

尋移修撰拜侍講院輔德上疏論輔養春宮之道引黃裳須尋天下第一人之語請致敬盡禮招致進善權尙夏以責薰陶之益未幾移司諫院司諫時有永昭殿移奉之舉二三大臣無故不進參公上疏言曰殿下於永昭殿雖有降殺之節在臣子尊奉之義何敢強作差等而威儀體貌之間欠闕至此耶尋乞暇還鄉疏論正是非明好惡爲打破朋黨之要殆數千言先是太學儒生欲請召還祭酒尹拯而憚大司成宋公相琦遂生迫逐之計公痛士習之不正乃於疏末推本而言之曰今日齋生之所尊崇者卽前

曰背師之人也古人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
在致死焉師義之重實與君父無間今尹拯自少受
學於先正臣宋時烈之門四十餘年其開發誘掖之
恩無異父子而一朝挾其私憾誣詆陵轍無所不至
誠千古之一大變也故相臣金壽恆閔鼎重深憂民
彝之杜塞世道之乖亂以不可復待以儒賢之意陳
達於榻前 聖明特賜俞允斯文賴以不墜士趨庶
幾得正其後拯爲己巳羣凶所推獎復通顯路而至
于今日因循不改其徒之尊尙趨仰靡所不至而
殿下所以待之之禮亦甚隆摯馴致國是顛倒士習

乖悖其流之弊乃至於逐去師長則正所謂步亦步
言亦言者也齋生之獨被儒罰不亦冤乎苟不清其
源而欲潔其流則臣恐日罰百人終無以正士習尊
國體也 上批以大意固好予用嘉尙又曰疏末事
是何言歟昔年祭酒之所遭無論其是非之如何非
公家文字則其時大臣之推而上之朝廷大是失着
而予未之深思率爾允可等閒平地波瀾大起予至
今悔恨所執如此而今若遽變則是中無所主撓攘
未定予不爲此也玉堂金公鎮圭疏論政院不能覆
逆之非承旨宋昌金宇杭李世載等聯名上章以爲

未遑覆逆大段失着儒臣疏斥正是物議云執義李
廷謙名登賊吏之供不敢行公至是冒出劾公擬以
罷職不叙 上答以勿煩持平鄭維漸以廷謙不顧
廉恥猝然替行下位當行之城上所虧損臺體引避
掌令金德基措辭處置出維漸仍停前啓 答處置
批辭中有父子師生孰重孰輕之 教持平李彥經
承望風旨繼廷謙而出復論公辭意誣悖倍於前啓
上卽允之自此時輩傍緣父師輕重之 聖教硬定
國是公以爲此不但一時之是非不明而已將禍世
道於無窮遂援據經傳參證義理著師生說以曉後

生見文集明年春備局薦除東萊府使加通政階公
自去年以後益無當世意特以邊倅事體不敢言病
黽勉赴任律已清嚴商譯屏息倭人讐服庚辰遞歸
明年春又薦授廣州府尹未幾罷還冬爲禮曹參議
移承政院同副承旨先是南九萬柳尙運等營護國
賊釀成宮闈之變及 仁顯王后薨 上親發巫蠱
之獄亟誅希載黜南柳之黨於是李公世白在相位
思與公共貞而知公有確然意貽書遂菴使勸之赴
朝遂菴屢以爲言曰李相旣誠心相與時勢容亦有
可爲之幾爲時一出庶展素蘊如其不可還尋初服

豈不合於進退之義乎公既感遂菴之言又以一向
撕捱爲未安遂承命入城李公聞公至喜甚每事
必與相議公與金公鎮圭等數三名流主張清議維
持世道士類依以爲重歷成均館大司成移拜吏曹
參議屏絕干請甄拔淹滯門無雜賓雀羅可設一日
三淵金公昌翕徒步見訪公曰公何以枉屈至此也
金公笑曰吾適行過見公門如水不如顯要人家巷
故來耳因從容談討移日而去冬因政注間事忤大
臣意坐罷癸未二月還授銓貳修撰吳命峻疏斥銓
曹爲敲憾之計而亦侵及於公蓋命峻以道一之從

孫見道一之失勢諂附一二名士襍被往來暴揚道
一之過惡無所不至諸公多爲其所瞞將待以銓郎
之薦公獨曰道一誠可斥在命峻則不可一日寒圃
李公來見公字呼命峻曰吳保卿銓薦諸議已完公
何太執耶公曰迹其心事決是不吉之人公後當見
之矣不數日其疏果出公謂李公曰公之保卿果何
如也相與大笑時李相國遽卒公念無與共國事者
呈告得遞遲明卽出江上是日除弘文館副提學仍
泝流東歸陳疏辭新命不許再辭因辨尤菴之誣
初朴世堂者薄有文藝而蔑棄行檢妻死旣葬卽娶

陸菴先生集卷四十九
尤菴聞而非之由此少枳銓薦淡懷憾怒因遂不仕
退居郊外名爲讀書嘗摘朱學改註四子謂之思辨
錄誑誘後生專以其所著及莊列等書私相教授且
於李相景奭墓文中詆辱尤菴比諸少正卯極其誣
悖蓋尤菴嘗以孫覲之作某文譏斥李相三田碑故
因以奮其懟筆也士論齊憤館學儒生上疏辨斥又
發其毀經侮聖之罪 上命竄其人火其書李相子
孫託伸祖冤構誣尤菴浮於世堂公謂此係斯文大
是非職在論思不可無言遂援據事實逐條明辨且
引 宣廟朝攻破鄭介清排節義論頒示中外學校

故事請命詞臣中有經學者取世堂所改註說一一
剖擊其詖淫之辭使人曉然以正士習焉連拜吏議
移長玉堂甲申春擢授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將
行入對言於 上曰臣受 命外藩不得朝夕見請
畢陳所懷而去仍極陳 明朝兩皇帝建廟之宜以
贊 聖志之決蓋於是歲 肅廟痛 皇朝之淪喪
感舊甲之重回議致崇報於 神 毅兩皇一以報
壬辰難忘之恩一以明春秋尊周之義大臣以下多
畏忌沮撓朝議尙未歸一公嘗所慨惋故及之北路
荐饑餓殍相枕新到之餘府庫罄竭於是節縮冗費

拮据賑資又請于朝移嶺東沿海諸邑之粟竭誠賙救一路之民賴免溝壑公嘗刺雉城習知北路關防之疎虞且監司以一道之主無手下之兵脫有緩急難以守禦申泐之已事可監遂條陳形便狀聞得旨初置獨鎮於咸興軍器械悉自營辦秋行大操以觀之坐作進退幾乎知方又設養士廳立條約擇師長資其廩給以訓蒙士間行鄉飲射之禮北方之人爲之聳動律貪殘之吏嚴黜陟之典由是謗議間作或謂爲政太嚴人懷不安在京親故或有移書戒之者會按一武倅之不法者奸賊狼藉其人素以善

事發身居議讞之任者或有陰爲其入之地請別遣御史覈其事所謂御史卽李廷濟廷濟前此除咸興判官公以其父方任道內守令體例有礙狀論遞之廷濟怨憾忒甚至是一反查案白脫賊吏公以朝廷之不信道臣如此義不可一日冒居此際又遭夫人喪於本家連章力辭遞拜同知中樞府事兼同知義禁府事還到城外使褊裨替納密符直歸鄉廬三月拜都承旨移副提學連辭不允是冬上候久在未寧之中忽下內禪之命百僚驚遑籲號乞寢公不敢退伏章皇上京道聞收還前旨遂入城上疏極

陳治病治心之道忘怒應物之方未幾因枚卜事迫責相臣至目之以不公喉司覆逆又以阿好斥之公不勝憂歎卽與同僚上劄匡救言甚剴切上批斥以救解遂陳疏請謹得遞而歸冬拜漢城府右尹丙戌春因御史柳述書啓就理蓋甲申冬夫人喪時占山於連原驛館後麓隔以一崗與官廨絕遠且不相見故從前士大夫家往來置標者多在家子弟圖得於本主而用之公方在北營數千里外未有與也述誣以挾勢橫占語極虛妄子弟欲以事實擊鼓訟冤公痛禁之曰家事任長况時輩必欲甘心於我何可以

不知自解而苟免乎朝廷再遣京兆郎圖形以來其郎受時人指一反前郎之言讞司強引比律當以徒年配于清風其秋宥歸文巖自是數年之間不下叙命日與諸生講學以爲樂然於時政之得失世道之汗隆其憂愛感憤之意亦未嘗以進退有間也崔錫鼎以其所輯禮記類編進御請講於經筵公聞之歎曰此禍備於賊鑄而世堂錫鼎踵之然鑄之所改只是中庸註說世堂盡改四書之註世堂之所變亂者止於集註而錫鼎則並與經文而毀壞之世道斯文之禍將不知其何所止泊其誰能辭以闢之以承衛

道之功耶遂移書遂菴勸進一疏明辨痛斥上開
聖明之惑下牖士趨之迷遂菴方謙退自居不欲遽
當世道之責且以身不出而言出非語默之節難之
公又言顏子之不出以孔子在也不然則顏子決無
塊然自守陋巷之理且舉亂賊人得以討不必士師
而後誅之之說以相往復而求正焉庚寅春 上以
侍疾不謹聲罪錫鼎以大司諫召公用伊川西監例
聞 命即行疏論錫鼎之事曰凡其罪狀姑難枚舉
而姑以一二大者言之請釋逆孽以爲日後要利之
地眩亂溥獄欲售網打士類之計者其心所在路人

所知滿朝媿嬰無敢爲 殿下明言者其威權之下
移吁可怕矣至於藥院一事姑以 聖教所發端合
啓所條列者言之實非常情之所可到人理之所可
測爲 殿下臣子者聲罪致討其理甚明而背公死
黨之徒迭出營救挺身投章有若立節者然此何理
哉若夫所謂類編云者亦有不可不磅礴源頭者六
經四子之書傳註之文皆堯舜孔子以來程朱相傳
之旨不刊之典外此而爲言則夷狄之教異端之邪
說耳不幸近年以來斯道遭厄攻斥程朱之論接迹
而起賊鑄世堂倡之於前錫鼎和之於後今其所編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九
之書變置經文點竄章句乃敢刊布中外肆然奏御
夫鑄之學流而爲凶悖反逆之歸是乃無君之徒也
世堂之學流而爲背禮廢祭之行是則無父之教也
斯皆始於侮聖毀經猖狂自恣卒陷於斃滅人倫之
域則錫鼎之歇視君父之病以犯忠孝之罪者莫
不由於侮聖毀經之習爲其根柢而然也然則斯事
雖若不甚關於政令之得失而其所以貽害世教凶
于國家者若是其烈豈不大可寒心哉且引粟谷李
先生當宣廟聖候平復後陳戒疏中語以爲懋
聖學端出治之要上皆優答之又請治世堂子弟

門生三年廢上食之罪以正風俗移拜司憲府大司
憲兼管備邊司堂上改副提學兼同知成均館事初
錫鼎之編禮記也尹拯亦與之參確至是嶺湖儒生
洪胄亨郭景斗等數百人上疏極言其同歸毀經之
罪上遽嚴斥之又曰廷臣之好議論予甚不取蓋
指公也玉堂上劄救之不聽且下教曰鄭濬剛介
可取而但好爲議論予所不取承旨出言於濬使之
無甚好議論可也於是時輩嗾李泰宇陳疏訐之其
中有曰鄭某送其子要致郭景斗嗾成儒疏云伊時
公之兩子皆在鄉人所共知其他誣捏推此可知也

上大怒教曰鄭滸大小議論無不挺身擔當前後儒
疏無不指喉作挈賢關恣行宵臆此實逆諸四裔不
與同中國者 命極邊遠竄再改配所以道里之近
罷禁府堂上職 特教配北道之甲山當刻發送是
日大風雨水溢城中橋梁圯折廬舍漂沒人皆異之
公不敢以水潦淹滯星馳赴謫到淮陽山水暴至幾
不得渡者屢及踰鐵嶺北民間公至相聚瞻望曰此
吾舊按使也甲申之歲若非我公吾輩已爲餓鬼矣
士子輩隨處迎謁多有隨行而不忍去者既到配風
土謠俗匪人所居而公安之若命讀書不輟曰昔松

江先祖在江界柵棘中白圍籬長木書大學疑義以
自課吾未敢忘也咸山以北端川以南諸邑人士羸
糧受業者常數十人公輒告以父子之倫君臣之義
作五典九容九思等箴以誘掖之又取師曠語作老
學箴以自警省有惟日不足之意殆忘拘囚之苦也
臺諫魚有龜南道揆連上章訟公之冤皆不報辛卯
五月領議政徐公宗泰白 上曰鄭某被罪今已周
歲矣且聞儒疏中送子喉人上疏之說全然爽實經
幄之長當初用罰過中久處絕塞或不能生還則豈
不爲 聖世之累乎右議政趙公相愚亦如領相言

上曰今聞送子邀致之說既歸爽實而施罰亦已經年不可一向仍置放送可也臺諫及館儒輩羣起沮遏八月移配江原道平昌縣壬辰正月有全釋之命臺臣李禎億上疏白公被誣狀上批以爲予本無永棄鄭滉之意而遽爾牽復則不可也癸巳二月領議政李公濡白于筵中曰鄭滉事頃於臺疏之批以不爲永棄爲教聖上包荒之量孰不欽仰且其被罪時事實有非其實狀者某之剛介旣聖上之所俯燭文學見識亦優於人越今收叙進用實有光於聖德矣兵曹判書趙泰采吏曹參判李晚成

合辭稱其廉白風節晚成又曰滉頃爲鄉儒所誣終至竄謫臣聞其居謫之時不廢講學惟以教授學子爲任北人不無觀感之效其盡心處窮之義可見矣玉堂李澤獻納金普澤等相繼陳達或曰不顧利害誠心體國或曰不但風節可尙到老劬書目今朝紳中有經學者無出其右上卽命叙用拜大司成上疏略曰臣之所被罪名今則辨白略盡而其中大小論議無不擔當者臣實不能自解於聖教之下何者頃年斥人背師之罪者臣也其後論人三年廢祭之罪者亦臣也請治毀經侮聖之罪者亦臣也斯皆

關係非常世所諱言而臣輒妄論不已終陷大戾今
諸臣之陳暴 聖上之寬赦蓋意其容或有所懲艾
而臣則偏滯益痼迷不知非恐無以自新而副 君
上玉成之意滿滌之恩雖以此又被大何臣亦無所
辭矣 上開諭備至旋拜兵曹參判副提學因 尊
號議上疏陳 孝廟志事以贊繼述之義仍請宋文
正公配享 廟庭 命下廟堂諸議以古例必其臣
卒於當世者乃可與享難之而如趙普之於宋太祖
我朝洪彥弼之於 仁宗皆不必然而議竟不行識
者恨之自春徂夏 除旨頻煩屢疏懇辭輒申 召

命不得已入城謝 命嘗入筵中 上從容賜顏勉
諭諄勤遂及文清公事曰松江文集何其太略耶公
感激惶恐拜謝而對是日羣臣見者無不榮之未幾
乞暇而歸玉堂上章請畱不報冬聞 聖候違豫單
騎發行進參起居之班甲午春遭正言鄭壽期之醜
詆壽期即公同宗而拯徒羅良佐之婿也常懷爲拯
逞憾之計及除言官汲汲獨啓初無所執以爲言只
以醜悖之語恣意罵辱張皇噴薄殆數千言人謂自
有彈章以來所未見也雖渠之流輩亦皆駭笑公上
疏不自辨只以程子所謂族子至愚不足責者處之

朝議以公蹤迹之難安除京圻監司屢辭不許黽勉
赴任未幾大司憲尹德駿復襲李泰宇之疏語齟齬
不已公上疏乞免 上批有憲長之言不必深嫌之
殺而公連疏得遞八月拜漢城左尹旋移刑曹參判
交事後替納密符自城外雇舟而歸冬除三陟府使
翌年春往赴夏以副提學 召直還樓巖江居時輩
又以內遷爲非公連辭不赴會以家禮源流跋文事
游下 嚴旨臺啓請竄只 命削黜蓋市南俞公棨
退居錦山纂修家禮源流時尹宣舉初經江都之變
謗議溢世俞公素與相親憐其無所依歸招置隣比

俾相源流之役俞公後被知遇承 命還朝遂以源
流草本託之尹拯使之校勘成書以拯自幼受業其
門情同父子故也其後市南臨終以書告訣于宣舉
而末云仁卿許氣短不能遍及所託之事雖死後亦
必有聞仁卿即拯之初字蓋其意眷眷於源流也宣
舉作市南行狀亦曰公所著有家禮源流云云數十
年來市南諸胤俱已早歿其孫相基往來拯家仍修
舊誼每語及源流則輒曰尚未梳洗得盡待卒業當
卽奉還云相基後聞京中數三家有源流謄本謂是
尹氏家書相基雖恠其說之譌而亦疑校勘之已完

也具以源流本末言于李相頤命達于筵中請令全羅監司刊行相基適除湖南守宰過見尹拯告以源流刊布之 命請其校勘之本始即出付旋又責還不復出曰此編世傳爲吾家書久矣大臣所達大非實狀不可遽爾刊布云相基始覺從前未及卒業之言謗播人家之事專出於疑亂攘奪之計遂取其家藏最初之本校勘入刻而請序若跋於遂菴及公公歎曰一背尤翁已是世變今又背市南耶略叙委折於跋文中至是相基刊印進御 上覽序跋怒甚命去跋文於卷中特罷公職政院覆逆玉堂劄救大司

諫李觀命啓請還收罷職之 命皆下未安之 教羣小跳踉將欲乘時擠陷其計固不止於竄逐賴肅廟聖明不得終售丙申春正言趙尙健疏論拯背師泝源而極言之仍及公被譴事賊臣眞儒入對恣意譴張遂以源流專作尹家之書誣訐遂菴及公無不至 上嘉納之即竄尙健於嶺海玉堂柳鳳輝等又上劄論罷遂菴之職並去序文館學章甫中外儒生相繼疏論大司成閔公鎮遠亦上疏申辨皆不納於是時輩以拯背師之罪又發終難掩護若擠尤菴於無狀小人之域則拯自歸於君子其徒崔錫文等

投疏訟拯首言宋某既斥其父於墓文則拯之處義自不得不然次發拯辛酉所擬上尤菴書其所以詬辱之者醜悖慘毒有不忍言李相國畚疏論擬書曰殆甚酷吏之鍛鍊蓋實語也 上批雖有從容開陳義理明白之教而終無開納之意自是世無敢復言拯事者其秋 上忽命政院索入尹宣舉墓文拯擬書亟下 備忘記淡陳悔悟之意大定是非之分特命叙公遣史官慰諭於遂菴還存序跋之文其月拜禮曹參判蓋 上意每以拯父既被詆辱於墓文中則拯之背師出於不得已故於公斥拯之論輒疑

其已甚及墓文擬書一經 睿覽則墓文既無詆辱之語擬書實有構誣之慘遂有今日處分之光明云尋以大司憲 召公行至利川上疏辭不進仍附陳尹宣舉之罪曰宣舉以江都失身之人妄引 聖祖爲同患難之人而譏切 聖祖之志事以爲句踐詐而延廣狂矣又以爲復雪之論徒煩於教令之間實未免於般樂怠傲之歸自予以杜舉之規且與尹鑄之徒潛相譏議作爲文字淡藏篋笥以俟久遠之後始乃肆然刊行於世以爲掩覆其身累之資其無嚴甚矣宜追施譴罰以定國是 上優答之未幾追削

宣舉父子官爵玉堂金在魯言其追罰於既骨之人
非原恕之道公疏言在 聖祖則枉被矯誣於喬山
松柏既拱之後而猶不知惡宣舉父子則各以其罪
追被削奪於既骨之餘而汲汲焉救解者抑何義也
冬移拜吏曹參判明年春 上幸溫泉公遂迎駕於
稷山陪至 行宮謝 恩仍參起居之班 大駕還
陳病落後於水原秋有病狀還送之 教遂水路發
行到驪州疾劇乞遞 上批有必欲致卿之 教宿
病益添未克承 命而退歸俄有 東宮聽政之舉
公病未趨朝上書待罪附陳勉強學問之道仍請以

孝廟志事爲繼述之大本扶世道而立人紀焉連章
乞解銓職 東宮回諭有曰卿之辭本屢上而終始
靳許必以上來爲期者意非偶然勿復以病爲辭卽
日就道十二月 特旨陞拜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引
朱子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之盛衰及
近來士大夫倚託欺謾高官要職從容辭遜安坐而
必致之語連章固辭適聞 嬪宮之喪遂發赴臨之
行入京謝 恩已而乞暇將歸忽 命還給由單仍
有待秋請由之 令旨兼知義禁府事二月移拜吏
曹判書時 東宮新聽政朝議將倚公以爲重公以

爲始來不爲久計今仍不去則媒榮饗寵非進退之義也遂留書徑還公前在禮曹學儒疏請毀宣舉祠公覆奏依施之其後大臣斥其已甚仍請只撤恩額及官享而存其祠至是吳命峻李明諛等上疏侵攻公公上疏辨曰若以宣舉爲有罪則只撤額享仍存其祠不亦班駁之甚乎由是彼輩得以藉重馴致網打之計古人所謂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者真可以泣鬼神矣已而遞拜禮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聞東宮有紅疹之候進詣畿境以僂承候移拜大司憲皆不就己亥正月復申休致之請又引程子一年必

有一年工夫之說仰勉日新德業之道請虛心遜志反復論難勿謂羣僚之不足問毋以獨得而爲自足蓋是時東宮臨筵聽講專尙淵默故公聞而憂之用爲新元之獻移判漢城府公先以年至入耆老所時上遵太祖朝古事親入耆社公以爲曠世希覲之慶強疾進參於賀班尋移工曹判書四月又親臨錫宴於耆老諸臣禮成後上諭公以勿復引年安心留京公對以衰朽忒甚之狀辭謝而退冬移拜大司憲參文衡圈點旋以特旨擢授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拜議政府左參贊力辭新命庚子春

聞 聖候添重入城拜 命連參候班及 聖候日
臻彌留移居闕下憂形於外承 東宮命製進山川
祈禱祭文既 昇遐痛慕號泣如不欲生纔經成服
卽差 殯殿都監提調撰集廳堂上仍就直闕內公
素有痼疾閱月焦遑之餘仍遭 大喪筋力斯敗見
者憫之至是病勢猝就自闕中昇還寓次連以 殯
殿撰廳事召牌日降俱未承 命公曰與其坐積違
慢之誅寧犯徑還之罪遂引退溪先生故事畱疏告
歸曰昔先正臣李滉當 明廟在殯之日不告徑還
當時亦多疑之者滉移書知舊自暴其老病難畱之

義蓋古人於甚不得已處容有不得已而行者今臣
眇末非敢自擬於先賢出處若其老病不得已之實
則比古人殆有倍焉且滉之德望係國家安危其所
去就宜不自輕而猶尙如此况臣耄疴一物未足爲
有無者顧何必以不去爲義也哉然今之時去滉之
時又加遠矣滉既見疑於當時臣敢斬免於今日哉
秋以哀冊文製述官入城製進冬赴 因山先至
陵下迎大輦過卒哭卽尋鄉路後有大臣筵斥朝紳
紛紜下鄉之失且有不請由徑歸之語蓋指公也因
請召還公上章請譴俄以 殯殿堂上哀冊製述有

賜馬加階之 命上疏乞收濫典兼辭藝苑及諸司
提舉之任不許明年六月赴 國祥而還時朝廷以
別諭召在鄉諸臣公疏陳衰病難強之狀仍申休致
之請秋今 上正位春宮時 國本初定人心有係
而賊臣鳳輝等以其議不出於己敢懷不悅之意締
結宦妾讒口交亂 三殿隔絕於是 世弟將出閣
辭位 大妃下書示哀痛之意相泰考等祕而不宣
始乃請鞠宦妾而徑先置法以爲滅口之計公亟草
疏數百言極言凶黨交構之罪略曰臣疾病垂死中
竊伏聞 殿下新有大處分 先朝禮遇之大臣盡

行斥逐下暨言事之臣太學章甫非礎鎖則桁楊臣
在鄉曲固未諳因何事端有甚罪惡而實是載籍之
所未聞豈不欲瀝盡肝血少效匡救之忱而臣亦一
先朝舊物耳死生榮辱義無獨殊縮伏悚慄恭俟誅
譴茲又伏聞 國本有動撓之漸 慈聖下哀痛之
教臣誠崩心痛骨寧欲無生也噫惟我 聖上春秋
鼎盛螽斯之慶尙遲所以係一國之人心者舍 春
宮奚適哉而一種無嚴之徒敢懷不利之心迭出敲
撼必欲動撓而後已今茲一二宦妾遽售交構之計
其爲妖惡宜伏常刑而亦豈么麼無識者之所可獨

辨哉尤所可駭者向日 慈聖手教雖未知旨意之
果如何而爲大臣者從中沮格汲汲封還使 慈聖
哀痛迫切之意黯昧不章且於登對之時不請嚴鞫
徑請正法此何意思此何獄體惟願益篤親愛之情
益恢卽讒之明以承 慈旨以安 儲位凶徒見之
大加咆哮聞者吐舌皆謂大禍立至疏入數月無發
落公方在待 命中聞金相國昌集遠謫絕海出候
於達川路傍金公下馬相就席地而坐把酒叙別談
笑移晷兩無嗟勞語公歸謂子弟曰金公氣象殊好
其將生還耶其夏金公竟不免於禍是時凶焰益熾

人不自保旅櫬所過平生親故無敢相問者公獨以
雞酒哭酌于船頭人皆懼其益禍而不之顧也至六
月疏 批竟不下堂啓始發遠竄理山聞 命卽行
到配纔數朔又有加律之論移配康津薪智島加以
梲棘初發啓者世堂女婿金弘錫加律者拯之門徒
李世德其所構罪不過以年前事逞其憾也世德之
啓又舉奠酌金公事至謂誅文中有天乎人乎時耶
命耶等句語登諸白簡添作一案而當初誅語只是
嗚呼哀哉尚饗六字而已更無片言半辭則其他誣
捏可推而知也當公之遷謫也皆值暑雨祁寒自西

而南跋涉四千里備嘗艱危雖劉忠定之廣東廣西未必若是之甚也惟其隨遇而安無所怨尤故亦未嘗一日病也既入島中棘籬高壯不見天日而靜坐矮屋惟以經史自遣遠近士友越海相從戶屢常盈親舊之編管隣郡者或有規以却埽謝客以遠害者公輒笑曰朱夫子不曰李伯紀胡邦衡在海上日與門人知舊酬唱往來秦檜不能掩捕而盡殺之云乎萬一禍患將至是亦天也豈閉門塞竇所能避哉玉吾齋宋公卒于康津謫所公傷痛之亟倩人操文而往奠焉一日大風忽起盡拔圍棘蕩然無餘人謂

榕棘雖爲風雨所毀壞元無改修之法而邑宰怯於時議躬來董治視前益嚴島氓皆曰天旣撤之人顧葺之耶甲辰秋景宗昇遐訃至就棘中設位朝夕臨以罪人不敢受衰只用生布衣笠同士民成服冬又遭伯氏同樞公喪公同氣八人獨伯氏在世年踰九耄至是聞訃哀傷忒甚謂人曰吾在此間絕無他念所冀倘值幸會得復歸家與老兄相依以終餘年今則已矣悲不自勝乙巳春蒙恩北歸一路士子奔走來送者絡繹於道至光州會者數百人馬駢填難容於村舍遂就路邊蕭寺一宿而別觀者歎咤曰

尤菴耽羅之行蓋如是今復見此云行至長城聞有宗伯之命沿路各邑皆欲官供行廚公一皆辭却入公山境得大拜之報公始欲依伊川紹聖例直向京城謝命即歸於是遂變前計改首鄉路歷省先墓及同樞公新塋二月還家承旨史官聯翩來宣促召之旨陳疏入縣道力辭議政新命不許批諭隆重時位著殆空庶事草創大小政令皆命待大臣上來遂黽勉赴朝到城外又辭新命上即遣承旨促令入來公承命出肅仍賜對諭以卿於先朝已爲卜相亦有儒林重望今日枚卜意非偶然

見卿入來不勝喜幸公拜謝極陳老病不堪相職之狀乞改卜賢德又以勉學勤政之意眷眷陳達上又以先朝實錄遷就爲憂面授摠裁之任公力辭而退後數日上劄乞免仍伸前席未盡之懷曰人主一日之間事機千萬無一不本於一心之微心有所蔽則事必無緒而政必亂矣殿下聖學日就而但好仁之蔽太過元惡有漏網之歎避嫌之意太勝號令無宏大之體此病不除何事可做今之言者動以辨聖誣討國賊爲第一義其言誠是然殿下於前所論者一有未盡釋然則聖誣終不可辨國賊

終不可討也尋承 命卜相以閔鎮遠李宜顯申鉉
對閔公為右相公陞左揆兼 世子傅上疏辭固請
勉出新輔許退老臣 上勉留不許又極論四大臣
及冤死諸臣事請亟伸雪 上可之初凶黨乘 景
廟有疾誣起大獄恣行殺戮至是大懼及誅欲以當
時事一歸之 景廟要為自脫之計宣言 先王之
疾非臣子所敢言 上入其說累 下嚴旨禁切言
者公遂極言 先王不幸有疾為羣小所欺蔽宜以
此告 廟頒教以彰 先王之德解後人之惑不宜
為小人所欺 上初不以為然久而乃許之時 春

宮冊禮已定公為都監提調適季子舜河隨在行中
忽邁痘疾公以身既犯染不可出入禁近陳疏乞免
慰諭不許竟遭子喪 上於筵中有憫惻之音公本
欲一謝即歸又見慘憾益無暫滯之意大臣劄請勉
留 上遂下別諭公曰 君相之意雖如此私義終
不可以久稽但 春宮冊禮既成又忝師傅之列一
登胄筵瞻望 玉質而歸實情禮之所不容已者遂
進詣闕下將行相見禮鄭錫三宋寅明等之疏闖然
而發專以有疾二字危動 聖聽侵斥公指意叵測
公從闕下直出江外 上遣使慰諭 命竄錫三因

有內局提調之命公行到驪州上疏並辭本兼既還家卽有陞拜領相之命仍降手札諭意懇至上疏辭謝未又引咎曰殿下初許以有疾二字添入教文而終乃收還若爾則聖意以錫三之言爲是錫三之言是則臣之罪大矣殿下於錫三則用其言而棄其身於臣則罪其言而寵其身臣所不敢曉也凡今之謂先王不幸有疾爲羣凶所欺蔽其所處分多非先王本意云者何損於盛德至仁非臣子所忍聞而忍言之者而必欲諱其有疾以爲一番士禍盡出於睿斷厭然求免於誣告戕伐之罪

者是獨可忍聞而忍言之耶上溫批答之又有五司提舉扈衛大將之命連辭不許秋以國練行到利川病不得前進入參哭班於府庭行變除禮封疏待罪而還時大臣以辨誣討罪率百官庭請不許又李森名出逆招繫獄上因行幸粹臨金吾盡釋鞫囚大臣三司爭之不能得公上疏極言羣凶謀危聖躬戕害善類罪不容誅不可以事關自己嫌不加法先儒有言四凶之於舜惡其居己之右其心不服而罪惡彰著故舜不得已誅之舜何嘗有所避嫌而廢天誅哉惟彼凶黨之謀危聖躬戕殺士類之罪

昭著彰露人所共知非特四凶心不服之比而殿
下猶不施以流放之典欲以削黜之罰勘其律而強
拂盈庭之議循曲士避嫌之論忘大舜至公之道此
臣之所未敢知也至於李森之有罪無罪臣在遠外
未諳本末而但既出獄囚之招援引頗緊端緒將露
是宜痛加究覈務得其情而猝然親臨徑罷鞫事
未知此何等舉措也文王罔有兼于庶獄庶愼而今
殿下下行獄吏之事臣竊惜之冬長陵災上疏陳
慰仍乞策免不許丙午春趙顯命上疏掇拾鄭錫三
之餘論以逞其閃奸嫁禍之計又有權扶者以任徵

夏疏中一亂之語謂之誣先王羣起投匭實與顯
命相表裏公益不自安陳疏請謹且曰任徵夏之疏
果何罪也夫所謂亂者政以其時羣下無狀專事欺
蔽以累聖治也此何嘗毫毛有損於先王之盛
德哉昔我宣祖大王昇遐之初故判書臣鄭經世
應旨上疏有曰十許年來倖門大開宮闈成市各
招貨賂朝廷之濁亂極矣云經世以謗訕先朝將
陷大戮則故文忠公臣李恒福屢啓申救罰止罷職
夫經世之言直陳痛斥無所忌避視諸徵夏抑又過
之而當時無討罪之論大臣有得體之譽是豈皆不

知君臣之義哉誠使徵夏語不擇發意不宛轉不能無觸於 聖上追疚之至情則亦無恠乎責以狂妄特遞其職也然在羣下之道惟當慮言路之有妨勉聖德之包容如恆福之於經世可也惟彼抉摘文字作為奇貨必欲賭勝於一擲者其心所在的然可見今乃並與當初言事之臣混施行遣之罰淑慝同科是非不明喉司覆逆臺諫論啓一例揮却終成過當之舉豈料清明之世有此舉措也時左相與右相李公觀命俱以大義未伸乞遞而得請公自是連章陳情乞與二臣同其去就上輒賜溫批不許是年冬

上新免於喪始臨常參大臣洪致中趙道彬入對見臺諫將伸討逆之請畏忌而不欲與聞也即無故徑退公上疏言向日常參即 殿下訪落之會而大臣避事徑退臣切痛之此蓋 聖上平日有獨智御世之志忽三公論道之職進人不取其可畏而取其可愛責臣不以弼違而只以備員無異乎世道人心之日入於陷溺也 上不悅以為喜事公又上疏請謹曰方今在廷之臣上忘 宗社之讎下棄父兄之怨惟持祿保位是圖風俗頹敗彝倫斃絕國家之憂已不可勝言而 殿下又以喜事二字禁切一世使不

隆慶先生集卷四十九
得開口則政使從今以往遺君後親之論肆行於朝廷之上誰能爲 殿下明言之者此臣之所大懼也上批復責以猶執前意洪趙尋皆去職公蹤跡益以艱脆連上十餘章請急甚切丁未五月始蒙遞移判西樞又乞休致不許秋 上忽進用一番人特罷公職 傳旨中以黨論爲罪案因有一邊人仰之若泰山北斗之 教兩司合啓請竄久而不允戊申正月始配榮川明年五月放還任僂居住庚戌春叙拜判中樞時 上省陵驪州病不得迎駕陳章待罪遣史官宣以愍勞之音繼以食物之賜眷禮頗厚而嘗於

筵中教閱公鎮遠曰鄭判府事亦伸救徐德修戊申逆變不無所以然矣蓋公元無是事而 聖聰偶失照管也公惶恐亦未敢費辭自辨只以年久之事不能記得之意略及疏中 上於是考覽日記下批慰諭快示開釋之意辛亥筵臣有言公恬退清白之節宜有別樣待遇之道 上卽命道臣周急且 命銓部特除其子近邑守令以優養其後又 命月致米豆人或謂昔尤菴每有此等恩例必力辭不得已而後始敢拜賜亦或有終不承受之時今日之義亦當如是公笑曰老先生固嚴於辭受之節而自 上有

所周之則亦何嘗終辭其或不然者自有意義於其間此豈後人一切以爲準者乎顧吾所被異數誠有不敢當者但惠養之典旣無義於必辭已施之恩亦未易於遽收知其如此猶且瀆陳巧免是豈誠信無偽之道乎古人云讓不失本利而仍得美名吾實恥之祇可一疏辭謝備禮而止耳牽復以後卽欲申乞休致期於準請至是有奉朝請者或非其人而上之所以退人者亦不能以禮公喟然歎曰年至致事雖禮經之大防而近年上下之處此義者俱未見其得當非以爲榮祇以爲辱其可同流合汙於此時

乎自是不復申請人有疑而問之者輒笑應曰如我者何足以辱清朝之盛典哉亦不言其本意所在也五六年來自處以老病屏廢非國家有大慶慰事絕不陳疏曰無補於事而徒徼恩命非所敢也然憂愛之誠老而采篤諄諄之語至發夢寐方儉人得志外假蕩平之名內濟迎合之計上入其說朝紳之異議者皆得罪喜怒太遽舉措多舛玉候又多未寧之時公心甚憂之適於此際有陞拜領樞之命上疏辭因陳戒略曰臣竊伏聞聖候違豫之中處分或多過中之舉此不惟於葆真元養性命之道大

有所妨其於清化源應事務之際害亦不細豈以
聖學之高明未達於此良以臣隣之間寅協之風未
臻朝廷之上蕩平之效無期以致 聖心之激惱此
則羣下之罪固不勝誅而抑恐 聖明所以建極于
上者容亦有所未至也夫合萬口不齊之論爲一時
硬定之國是無益於保合之政而徒害於建極之義
惟願 殿下勿以彼此同異之說置諸胷中務清一
心觀理是非定其取舍則人心自服紀綱自張蕩平
始可議也後 上因冬雷遣史官詢以弭災之策公
復申前疏之意引宋時建中已往之轍以爲戒且言

雷霆者號令之象也請前後過當之舉一並收回仍
還斥補之儒臣以爲修省之道 上不悅乙卯春
王子誕生公聞之喜甚卽封章進賀每見士民輒先
傳說惟恐其不知欣忭之容可掬見者歎其體國之
淡也丙辰十月旬間早起忽謂侍者曰今日先君有
命吾其不久於世乎自是微示德數日證候猝劇竟
以十三日寅時考終于樓巖江舍壽八十九州未及
上訃大臣以所聞達于筵中 上震悼以緩於馳啓
特推道臣仍降追悼之 德音禮葬祿俸等事一依
舊例遣承旨臨弔又遣禮官致祭崇終之義備矣明

年正月八日永窆于州南知藏里花英山先壠下子坐午向之原實夫人江陵崔氏之藏開其壙而合墓焉遠近會葬者數百人公狀貌清癯姿稟剛毅人之望之者初若截然不可接而近之則色笑可親脫略畛畦開心見誠終則未有不感服者操履謹嚴議論峻烈居家孝友篤至有人所難能者每以祿不逮養爲至痛每對食饌品稍豐則憾然不樂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也必舉范文正語戒子孫而嗚咽不能已其赴外任也請于伯氏權奉家廟以行日必具公服晨謁非疾甚無一日或廢凡祭祀務盡誠禮宿齋預

戒澡浴明潔雞鳴而起躬親視具進退奠獻肅然如在其在家也必求父母平日所嗜以助祭需監察公病中思嘗青魚適時早不得進平生不以近口喪餘之日竟夕銜恤或夢陪親顏愴怛之色久形於外家人望其顏色輒知其有宵寐之感暨乎末年未嘗不然乙未歲營遷監察公墳塋自啓墓至改封幾十餘日其間朝夕哭奠上食之節躬自執事不使子弟代之哀戚一如袒括時時蓋六十八歲矣昆弟八人行第居中上承諸兄下率羣弟怡怡嬉嬉終日湛樂第四叔氏不幸早卒傷痛特甚經紀其家無異已事又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九
取其孤女以嫁之撫視諸姪均於己子教導之方嚴而且慈不以姑息爲愛諸姪亦皆承訓服事殆不知非其所生也治家有法斬斬如治朝內外惴慄悚息下至僕隸無敢闌語於前其在朝以居官盡職引君當道爲己任其於利害禍福不一動其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所致意者尤在於賢邪進退之際世道汗隆之幾而必本於人主一心之微雖得罪於君父見忤於權倖而亦不顧也至若尼尹之背師實古今之大變凡在吾黨孰不憤疾而惟其形勢鴟張禍福立隨人皆敢怒而不敢言久矣獨公以孤危之蹤當

其决裂之勢不懼不沮屢起屢躡韓愈氏所謂使是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者卽公之志也歟微公一言之倡則是非將寢晦已已騫騰之後彼必晏然以儒賢自居終身顯榮而已是則天生一箇拯以斲其倫而又不得不生公以正之也嗚呼夫豈偶然哉蓋公憂世衛道之心一出於至公而初不係於自己分上私利害故用能上悟 聖聰下迪士趨俗論始疑而終信國是小屈而大伸此雖賴我 先王之盛德至善其所以啓發對揚之效終不可誣觀於後來辨斥朴崔毀經侮聖之罪亦可見矣彼惡之而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九
目爲偏黨愛之而疑其太甚者豈足以窺公之所存也哉若夫一生去就難進易退釋褐五十餘年仕于朝者未滿十稔一有不安於意則即日決選不少遲回視棄祿位如去傳舍畢竟徑歸之甚勇其介如石終不可回出處大節可謂無愧於古人矣至於清白一節固公餘事而平生身不近好衣口不厭蔬食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七袞之後家人始進紬裘開以非帛不煖之義方纔肯許袴則終不易綿布也屢經外藩位極公相而包苴自絕於門庭關節不到於官府田園僮僕終不增一畝一指所居弊廬幾不庇風

雨自 上曾有依 仁廟朝李元翼例造給精舍兼賜奴婢之 命而亦辭不敢受及喪承宣以 命臨弔其人卽丁未合啓臺官也歸語其所親曰吾見宰相家多矣未有清苦若是者嗟嘆不已斯可謂怨敵難誣也然循分任真不喜近名嶄絕崖岸之行矯激苟難之事凡所以眩耀世之耳目者非惟不作於其意雖在他人亦必深惡而痛斥之嘗曰爲名爲利雖清濁不同而其利心則一士君子不可不戒也居鄉五六十年或畱江上或寓峽裏而却掃自守與人無千里夫村氓不知隣並有宰相屢經竄謫歷遍七路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九
人情物態隨處各異而怨咎之言毫毛不及雖以時
議之危險亦無不嘖嘖稱其善居謫也公於師友之
際情義甚篤尊信尤菴絕異於人言動出處之節無
不取以自律每以誤出世路不得專意請業爲至恨
也嘗與遂菴權公直齋李公箕洪爲道義之交同心
協力倡率士友凡師門之所欲表章論著而未及爲
者悉與經理如華陽之萬東祠其始營建也俗論如
山譏誚並至而公與遂菴終始擔荷出入山中不憚
頻煩卒成先師之志至於問義通攷卽尤菴耽羅時
所始功而託其編定於遂菴者也遂菴方以文集劄

疑之役日不暇給要公梳洗成書公感先生手澤之
未泯念後學嘉惠之所係編摩讎校煞用精力今之
刊行者是其本也江漢之思老而采篤一有浸淫之
誣及於淵源則慨然憂嘆起而明辨必得是正而後
已同門諸公非不多矣而至其布揚禦侮之功未有
不以歸諸公者也其論近世名公必推文谷老峰謂
可師法二公亦不以後輩視之其於老峰自少相從
契誼不泛公嘗因事入京時閱公方居相位公爲其
嘗處以師友之間故不以爲嫌特往造焉門者受謁
而入直以姓名聲言而白之蓋相門事例然也公聞

卽慨然回鞭歷見再從弟之爲閔公甥者曰吾今日往候閔公者蓋不欲以流俗宰相相期也豈意一登廊廟而遂變下士之節耶告之故而遂行其時閔公聞公至亟命延入而終不可得見閔公初甚訝之旣而具聞其委折瞿然自失至欲躬自摧謝而公已還鄉矣閔公顧語其子弟曰士之行已固不當若是耶爾輩頌以爲師表可也云公於平日未嘗以學問自居嘗謂子弟曰吾少也迫於兄弟之言謬爲門戶之計一落世網不得自由進無所施退無所得輓到白首徒切紛如之歎悔已無及爾輩宜知所戒門戶之

計正不在於科名也然此特公謙已誨人之言耳自少讀書已知有用心處不止爲應舉需及夫甲寅士禍之後謝絕外慕一意向上研精探賾幾忘寢食及登第尤菴先生貽書勉之曰今人得一第便謂能事畢矣遂與書冊相疎吾知左右之必不然也公自得此書益自淬礪雖從宦之日公務倥偬而不廢看書旣定居丈巖灑埽一室左右圖書嘗曰吾已老矣非復讀書時節若欲泛觀博求則徒費精力無益身心古人遊騎太遠之喻亦可戒也遂取四書近思錄循環看讀不住理會又謂學子曰窮理之功雖不可已

徒知而不能行亦不濟事故居常用力必歸重於行
一邊姑以著於動靜云爲者驗之衣冠必整飭飲食
必慎節容貌必矜莊步履必安詳惰慢之氣不設於
身鄙俗之言不出於口以至書冊之類器物之微位
置少有參差亦必整齊而後慊於心也至於心術隱
微之際操存克治之功既嚴且密常以爲直之一字
乃聖賢相傳之心法夫子所謂人生而直孟子所謂
以直養皆是也至于朱子始克發揮出來其曰天地
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一直字而已其
義可謂大矣老先生一生受用專在於此楚山臨命

之時付託門人之旨訣亦不外此此其繼往開來爲
海東之考亭者也後之學者守而勿失則庶乎略逕
不差矣是以其所自爲而爲人者未始不以此爲一
字符揭諸屏障朝夕觀省而不輟故其見于行事者
明白直截如水臨萬仞當下卽下無所屈曲者其有
得於斯歟公爲文章不事藻飾惟以辭達爲主詩亦
蒼古有氣格可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嘗於讀書
講學之餘隨手劄記微辭奧旨多所發明而亦未及
再修焉又嘗曰吾東人於中國事蹟無不瞭然若身
履目覩而於本國故實鹵莽莫甚正是身在此山而

不見真面目者也遂取東國史上自檀君下訖勝國之季抄節若干條最有關於治亂興廢者就曾氏史略考其時世附見于歷代紀年之下編摩入刊以復童蒙之學焉夫人崔氏牧使應天之女有至行懿德先公卒公自為文以誌之男長義河縣監次舜河蚤卒女二人適權整進士俞度基諸孫梅楫棠棠文科應教以言事謫耽羅歲餘始內移亦可見公家法之不泯也公之既葬嗣子縣監公授以家傳使撮其迹為狀緯不敢辭謹叙其論議行實之大者以俟當世之立言君子云乙丑五月日某官李緯狀

陶菴先生集卷五十目錄

行狀

進士金公

光遠

行狀

進士權公

克中

行狀

進士鄭公

穉

行狀

學生玄公

正規

行狀

處士大谷愼公

後尹

行狀

處士玄公

以規

行狀

直長執菴黃公

順承

行狀

參奉素隱金公

性豪

行狀



處士趙公鳴殷行狀

處士奇公挺龍行狀

通德郎尹公明相行狀

伯姑貞敬夫人李氏行狀

伯舅母貞敬夫人延安李氏行狀

陶菴先生集卷五十一

行狀四

進士金公行狀

公諱光遠晚改明遠彥明字月峰其號也金氏始出慶州後徙靈光遂為靈光人鼻祖台用工曹典書曾祖敬義 贈參判祖璋吏曹參判考塊司諫院獻納獻納之季曰弘文館典翰物與南秋江孝溫友兩世名行大著妣丹陽禹氏判書孝新女外祖黃翼成公喜公少孤從靜菴先生學先生器重之隸承文院習讀官中己卯司馬兩試是年先生遭禍一時名流芟



夷殆盡公憤惋欲無生歸長興故里杜門自廢辛巳
宋祀連上變株連公公在山寺讀書吏來捕緝徒咸
驚擾公徐曰汝勿怖被逮者必我也臨訊顏色陽陽
若平日禍且不測賴鄭相國光弼力救貫死流海南
尋赦還卜築於興龍洞養德砥行年七十三以嘉
靖庚戌五月十九日卒葬於堂谷坐庚之原公事母
至孝及喪廬墓下三年晨夕展省臨祭膳羞必躬澡
濯不避隆寒教子弟有法疾革手書遺戒曰慎酒曰
尊上曰恤下曰臨財毋苟沐浴正席而逝噫公以名
家子遊大賢門得之濡染者又益淡使公磨礱德器

展布志業則所成就豈不卓卓而運值蔑貞卒窮阨
以死是豈獨公之不幸也安隱峰邦俊已卯補錄有
云公器度弘遠才行出眾卽此一言可以想見公爲
人而余讀朱子記老栢之文至焚斲之餘屹然不僵
如志士仁人經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衰未嘗
不欬歔出涕此殆若爲公傳神矣 崇禎癸巳以公
合享于汭陽申靈川潛之祠申公亦已卯名賢配慶
州李氏通禮院通贊榮孫之女男龜年禁府都事龜
壽刑曹佐郎龜命進士都事生慄 贈參議惕察訪
忝萬戶惇慎怡佐郎生悅忻萬戶進士生恆 贈承

旨慄惕咸皆二子僉正汝壽察訪汝珪僉正汝弘判
官汝剛奉事汝健宣傳官汝順惇男懿龍慎男汝龍
怡三男汝珍汝琬慶尙都事汝珩悅男汝重恆四男
汝徽汝全汝題訓練正汝琰餘不能悉載粹少從公
後孫潛游爲余道公事甚詳潛死後十有餘年其兄
潛千里遠來以狀見屬義不忍辭公之美德懿行雖
湮沒寡傳而黨籍光華雖百世而不泯又奚待余言
第就先輩叙述而最其可徵者以俟立言君子之財
擇云

進士權公行狀

公諱克中字正之號青霞安東人高麗名相漢功之
後高祖寬義禁府經歷曾祖士衡祖萬英皆司馬考
俊外祖咸悅南宮愔司贍寺正公以萬曆乙酉生
于古阜之松山家人夢兒衣綴以珠玉盡成文字生
而穎秀纔學語便知讀書不嬉戲六七歲發語驚人
號爲神童壬辰之亂遭母喪於道中公時穉藐猶不
以搶攘而失禮轉寓關東隨身有楚辭一冊晝夜讀
誦公之詩格蓋源於此亂已始還鄉從石溪崔公命
龍學盡讀性理羣書石溪曰文章亦不可不知也又
令從趙玄洲續韓於長城玄洲稱以鉅手石洲權公

韞讀公長虹詩有曰安得化作龍泉一長劍唾手天地誅奸雄擊節歎賞十六因石溪拜沙溪先生石溪爲言公識解明透非俗學中人先生仍勸畱數月公多所辨質至論中庸戒慎恐懼之兼未發已發看及天命之性有生所同得孟子犬牛之說只是就氣質上言先生歎曰吾平生見得不外此言矣壬子進士嘗赴別試殿試歷候石溪石溪病卒沙溪先生臨弔以喪禮屬公誠文兩盡仍不赴舉三年之內不與人宴集間遊太學見時象昏亂拂衣而歸及聞西宮幽閉之變北望慟哭自是絕意榮進杜門讀書語及

時事輒慷慨流涕平居端肅自持左右圖籍玩心高明默坐終日人莫測其涯岸嘗曰學者有夜誦工程方可長進有思輒疾書老年猶能作蠅頭字每與諸生講論陰陽性情之德及夫古今人物出處得失明白痛快聽者欣然有得又間與會心人遇或談山水或評文章微醺浩歌飄然有出塵之想一時論湖中高士必以公爲首及門之士勸課成就者亦多云公與金鳳谷東準柳白石楫爲道義交中年僑寓淳昌之鰲山村與梁霽湖慶遇詩酒從遊疇翁鄭公弘溟宰金堤與書曰南來作郡所幸者得近高居澤堂李

公植寄詩曰寄語湖南權克中凌雲意氣本豪雄其見重於士友如此公善事兩兄每夜聯床湛樂兄不寢則不敢退伯兄性嚴急有時盛怒公必免冠立門外怒已始退嘗宿村家主人少女乘夜而來自言後母無良願從之公嚴斥而撻之適有穿窬者方竊鼎愧懼舍之而去拜公路左而請其罪其行義之修於家而信於人又如此公年七十五終于家臨終無怛化意淨洗手足整衣冠就新篲而逝命薄斂薄葬以母夫人亂中途終爲終身之恨也公娶昌寧曹氏漢良女舉一男相信相信子德壽女適金益明日楹曰

桓曰櫛曰榔德壽出金益明子尚道朴致元金壽顯其女婿也公嘗取宋明我東儒賢文集撮其要語又有讀書錄一冊中興十條萬世事業說經筵擬對八條歷代史要參同契註解諸書藏于家閔相國鎮遠爲湖南伯取公集刊行于世公天資清明才調絕人其於文辭不學而能顧所見者大不屑屑於是也晚年充養有道和泰渙厚氣象甚好見識之博踐履之篤蓋有人所不及者而世之知公者不過曰文章之士嘻亦末矣然公之平生叙述亦足不朽不患無後世之子雲其視富貴而名磨滅不稱者何如哉吾王

降者先生集卷五十一
考議政府君兄弟少學詩於公之姪子進士相勛是以聞公德行甚詳今以公族孫樞之請略爲叙次如右以俟世之立言者云

進士鄭公行狀

公諱穉字長孺晉州人遠祖乙孚菁川府院君其後左贊成繼童又大顯司評諱宗弼察訪諱咸一進士諱希得其三世也世居湖南之咸平母咸豐李氏公以萬曆癸巳生三歲識字能日誦數百言丁酉倭亂闔門殉節公母及祖母皆自投于七山之海父亦陷賊中公伶仃無依依外氏時幼甚而哀痛如成人

與兒童游口不出戲言知家人和肉汁於羹哭而不食自後雖蔬菜不輕食及父自蠻海還爲其母追喪哭朝夕公亦從傍哭父哭止亦止又共食素以終三年及娶婦入門見其服御華采容色憾然婦亦感泣去其美飾凡魚薨之出自七山者不忍近口家人無貿於市者父善疾未嘗頃刻離側煮粥調藥之節不令人代之劇時輒涕泣嘗糞雖少間不一解衣帶每夜久命之退不得已出戶外潛候鼻息知安寢而後乃退又能善事繼母母常歎曰雖自生何加焉其喪也年已衰而廬墓致毀一如喪父時每日平明而作

盥洗衣冠容儀肅靜子弟亦具上服侍側執事惟恪當祭家內寂然無一聲雖病不與祭而祭之日必明燭坐而徹曙其至行如此昏朝戊午靈光人李垓等傳龔讎母之論設疏會於本縣公深懷公正之憤倡多士逐之出境人謂危禍立至而不少動竟坐是停舉公素無意進取而以親命黽勉中已卯進士是後不復應舉屢登公剡卒不沾一命公議惜之築堂於飛川之上扁曰濯纓左右圖書優游自適丁未六月三日卒年七十五葬于同縣板橋坐酉之原配陽城李氏四男一女弼周鳴周以周昌周士人李杓其

壻也萬重萬鎮長房出思禮思義二房出萬鍾萬翊三房出季房一女適士人崔撫萬重男晉宗萬鎮男晉後思禮男登埜湟塗思義男奎萬鍾男器弘萬翊男壽弘濟弘公天姿忠厚混然無圭角而持己以正處事以義人愛而不敢狎性喜任恤窮族歸之如家而來則忘歸尤急人之喪不計家有無是以爲鄉黨所重云濟弘亦余以家乘一通請爲狀德之文蓋公德美不止一二而其內行之篤家法之正雖古所稱仁孝人殆無以過之茲取其大者而序次之以飭稚昧世有立言者作尚或於此而徵信焉

學生玄公行狀

公諱正規字君則玄氏始出星山後分派爲廣州人麗朝名相德秀之後國初有用富錄佐命勳官兵曹參判其曾孫仲滿以豪右坐徙明川子孫仍家焉後數世又移吉州曾祖九鼎祖演考太虛妣陽川許氏吉城君惟禮之後公其仲子而長曰儀規自幼少時容儀端整進退周旋咸有槩度鄉里父老敬而重之稱以玄氏二難年十三遭祖父喪兄弟參考家禮及喪禮備要就其中字音文義之難曉者一一解釋上以邇之諸經靡不融會自是治喪助祭鮮有差失又

以疑問數十條因老峰閔公質于尤菴先生及先生謫德源復拜候而證正焉一境盡服以爲矜式又以九容四勿爲身心準則嘗作自警詩有周幾張豫沉潛久程敬未誠玩味淡之句可知其用力地頭也且於虞書璣衡閏月註恍然若有得其妙者有增補註疏其多藝又如此公順於父母友於兄弟信於朋友而其訓子也每以去惡從善爲要鄉人有婚而舉樂者公憫之以禮曉喻復遺詩諷之亦可謂教行於鄉黨矣不與人戲褻尤嚴於在色之戒遠嫌謹獨多有人所不可及者嘗喜誦古人財上分明大丈夫之語

以自勵迹公事行實北方之望士惜乎其湮沒無聞也公丁母憂葬祭諸節各盡其禮觀者悅服未及終喪以丙寅八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五十二翼年二月葬于刀山後移葬于老老洞公凡再娶忠州金氏陽川許氏男道章德章女婿許冀許明夏李道希孫聖屋昌屋世屋用屋配屋也道章遙屬狀德之文余諾而未就道章遽已亡矣余傷其志作此以歸諸孤云

處士大谷慎公行狀

公諱後尹字東老居全義之大谷故學者稱之曰大谷先生上祖修開封府人隨海舶東來爲高麗左僕

射仍著籍居昌圭組相望我朝有贊成以表又四世而爲參贊希復寔公高祖也是生佐郎諱在生諱秀豪主簿生諱英集無嗣取從弟英望之子子之卽公也幼重遲寡言不嬉戲儼如成人十六遭外艱晝夜號擗不離柩側旣葬手植松檜于塋域鄉隣感歎時打愚李先生居同縣公以伯父命往從之得聞爲己之學以親在猶兼治舉業然不肯習詩賦或勸之則曰決科將以致用爲士者先習浮薄將何用乎已而見士習益淪慨然廢舉專心性理諸書而窮鄉少書籍手寫庸學心經近思錄家禮行坐常自隨本生父

喪毀而幾殊其仲弟德尹割臂進血獲甦及母疾革公裂指和藥以進及居憂執制愈固甲寅尤菴老先生榕棘海上打愚先生亦竄寧海公與同志上章辨尤菴誣又從打愚於謫所講學不怠及世道大來公又倡沙溪先生從祀文廟之論與同志叫閤癸亥打愚先生從尤菴於華陽山中公隨之講心經尤菴見公手書賞其勤苦打愚先生留華陽一冬無他子弟公左右服勤靡懈痛痾抑搔咸盡其敬先生歸而語其庶子曰慎某事我雖孝子之事親無以加者爾輩可法之公自親炙華陽觀感益深屢質中庸奧義及

四禮疑處老先生一一批誨淡加獎詡鄉人屢舉公學行搢紳又交薦而公無意世路打愚先生弟尚書公嘗到全義求見公公以權要爲嫌辭不見先是尹拯得罪師門打愚先生作書告絕一邊人嫉怨之及戊辰辭都憲疏上媚嫉之徒乘時構陷罔有紀極公與同志上疏伸辨不已已已尤菴受禍公與李公諱守闕抗疏極言斯文之誣翌年打愚先生瘞歿公治其喪一以禮時禍色滔天先生庶子及他門生相繼拷死公恬然不以爲意旣而凶黨啓竄公於北關之茂山母夫人時年七十有餘公拜辭和氣而言曰願

母以不肖爲念天道好還豈無赦還之日耶顧其子爾典曰爾若從吾誰復侍老人者勿一日離側以慰吾母子之情先生方葬於楊根送從子爾訥操文致祭到謫所設位臨哭暮而後止公雖處蹇難讀書窮理不一日少懈尤菴門人李直齋箕洪亦謫北書尺往復多所講確人士有請學者不鄙夷而教之有士族徙邊者壯而未有室公憫之言於地主使之娶妻卒遂其生北伯權是經有戚分使主倅與粟而無書公嫌其無名而却之倅已先以與粟報之矣患其生事固請之不得已而受之盡散以周窮者已而悔之

曰吾所不屑而施之他人非義也甲戌更化始宥還出謫中餘貲悉以與謫客惟買淡衣布一疋以歸途間賣布者廉價以進卽還付學徒之送行者俾還之居北五年薰德甚衆多有涕送之者或記其言行以爲標準公歸十有五年絳以評事巡北儒生多來問慎先生安否何如公歸母夫人猶無恙公稱觴舞彩務悅其意庚辰丁憂年老而執禮猶不懈公嘗與士友議立打愚先生之祠以爲藏修之所未及就鄭栻以臺官請毀之罪其儒生公實倡義而公弟齊尹董其事齊尹憫公年老荐謫欲以身代之公曰君之情

固然而在吾義不可苟免遂自首編配牙山丁亥放
還癸巳寢疾精神炯炯見子姪閒語戒之曰多言害
心門人有坐不正者厲聲曰頭容直病中所著冠樣
不正命改之臨終曰死生命也第不見師門冤雪死
不得瞑翌年正月六日卒享年七十五後三年打愚
先生伸冤復爵又二年朝廷以公孝行學問 贈司
憲府持平公天資敦厚勵志堅確從師三十餘年一
味勤篤凡性命道德之說靡不研究而尤用力於戒
懼慎獨之工晚年工夫益純熟平居端肅自持未嘗
頃刻放過行於家則事親極其志物之養兄弟盡其

湛樂之情當其析產也取其老滄荒田如薛包故事
孤甥無依割已財以與之常慕古人同居之義與伯
氏共一室闔門斬斬老幼怡怡晨拜家廟或病未與
祭則雞鳴力疾起坐以俟祭畢除喪久語及先人必
泫然方移奉祧位也泣涕交頤諭諸宗立議歲祀親
盡之墓其在鄉黨禮際恭而辭氣和忠愛之心達於
面目誠意之感在於言前故責人之過而人少怨焉
與人之善而人皆勸焉其接引後學則不擇卑幼不
問愚智各隨其材至誠誘掖非儒者事則不言非聖
賢書則不讀教必有序不使凌躐爲已務實不事表

陽春先生集卷五十一
曝其言曰近世學者不事小學而急於談說高遠不
察身心而工於言語文字此大弊也嘗於學宮增損
隱屏約束以爲後學型範又欲別構書堂立東西齋
東齋講小學及諸性理之書西齋講春秋及射御之
節力絀不果每以師門抱冤至痛在心若無意於當
世然憂時慨俗意氣感激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
義扶綱常爲先晚歲喜讀春秋歎曰今日第一義非
復讎之事乎春秋傳曰乾時之戰雖敗猶榮尤翁平
生之志實本於此素不喜吟哦而復雪之事屢形於
詩矣甲申 上愴念 皇朝下教公奉讀感慨治一

疏以陳尊攘之義不果上嗚呼豈易與俗人道哉平
生篤信小學近思錄歸宿於心經又用力於大學家
禮如誦已言祭禮以要訣爲主喪制以備要爲斷人
或不用帶下尺公曰家禮雖無之備要旣採錄則用
之何疑其歿門人以備要治喪從治命也公不喜記
述晚著師生授受錄一卷辭氣平淡義理蘊藉真有
德之言也配慶州李氏文翼之女先公庚辰卒一男
一女男爾典女適宋善吉爾志及金一庸洪致叙妻
側出也爾典男無違女壻崔與聖申義夏宋婿二男
鎮泰鎮岱也粹識昧學淺而猶及見公老年古人所

謂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者蓋公一人耳且近世師生之倫墜地久矣公乃血誠服勤於死生危迫之際南竄北謫流離顛沛雖九死而無所悔是則往牒之所不見生三事一之義至公而始大明矣有裨於世道爲如何哉茲敢撮其言行以俟立言君子之財擇焉

處士玄公行狀

公諱以規字自強號白菴其先出廣州高麗星山府院君德秀始祖也入本朝參判用富錄開國功其曾孫仲滿坐豪右流明川後五世徙于吉州子孫遂爲吉州人祖諱演考諱太虛妣陽川許氏吉城君惟禮

之後父曰應魯公幼而嶷然有巨人氣度及長聰明絕倫淹穿經史年十八讀尚書之棊三百璣衡註默契其理患初學難曉別爲補註以發其奧又削竹作渾天之制晷刻節候無毫髮差者如醫藥卜筮筭數之書亦皆旁通而不屑爲也其事父母常愉色婉容務悅其心父母或怒他人輒屏氣起敬俟怒弛而後始敢舒顏老婢僕有過以父母所使不敢罪子弟有失亦必溫言誨諭或語及人長短得失則必痛禁之仲嘗邁癘有子在傍公猶親執藥不去從姊患疽往救之疾瘳乃歸棊功之喪食素不飲酒以終其月內

行之美如此早專意禮學以書質於二宋先生凡累
十條尤菴之謫德源也晉謁而叩其疑又退而記其
答問自是廢舉杜門讀書沉潛義理於近思錄得力
最深家甚貧終身無戚戚容篤志爲己不求人知言
行相顧動靜有度尤嚴於在色之戒飲酒終日無失
儀常以忿思難三字爲處身之要又嘗語學者曰懲
忿窒慾可以存心養性然要當以一箇敬爲主徐相
國宗泰奉命至州聞其名請見辭以疾不往御史
薦聞于朝不果用丙戌十一月七日卒年六十六翼
年三月葬於本州刀山艮向之原州人咸驚嗟相告

曰賢士亡矣人各出米幾石石灰幾石以賻之公娶
陽川許氏舉二男三女男益章得章金沙崔萬重許
業其婿也益章男慶厓女宋弘緒得章男某某金氏
子興植崔氏子斗成許氏子籌公起於遐陬倡明禮
學冠昏喪祭一遵古禮遠近人士以爲模範蓋北方
豪傑之士惜乎其沉淪不見用於世也記余少時以
評事之北公歿已數載矣恨不及見之李君璣以其
門人呂尚賢之言來請狀德之文余旣慕公德義又
嘉呂生之志就所示行錄叙其大略以歸之後之君
子或有以考焉

直長執菴黃公行狀

公諱順承字得運爲人篤實敢於爲善有所執守確然不回鄉里婦孺皆稱以固執黃生故公亦自號曰執菴黃氏出昌原在麗朝有乙耆者策勳封齊安君子孫仍移籍爲齊安人齊安古黃州屬縣後累世至戶曹典書裊生江原監司惟善入本朝其子郭山郡事錫齡於公十世祖也其世居平壤自此始高祖應聖利川府使 贈禮曹參判錄壬辰扈 聖功曾祖諱胤後有文行承政院承旨祖諱戴堯進士隱居養親除寢郎不起 贈司憲府持平考諱誨良不仕娶

長淵盧秀萬之女以 崇禎壬辰三月十八日生公五歲隣有饋新果者辭而不食曰父母未嘗也家廟未薦也聞者謂孝子之家孝子復出自幼不折方長不履蟻封仁孝之德蓋天性然也家甚貧匱而澆滌之奉竭力營辦躬執刀俎不任僮使朝夕粥飯必親爲之而後敢進又手自燃薪使房室溫涼得宜昏定後立于戶外必安寢而後退親疾血指嘗糞又或親吮其癰每夜稽顙禱天不令傍人知之癸亥丁父憂葬于箕城北慈化山之花原洞關齋室於山中名之曰永慕讀書於其中遠近學者信從者衆嘗謁農巖

先生於三洲留數月講學及農巖卒奔哭服心喪以終三年又拜遂菴先生先生歎曰從吾遊者多矣堅確自守無如黃君往在戊子余承命廉問於本道入境已聞公盛名蓋言鄉里有不孝不悌又或行不義之事者咸畏公聞知人有見鬻祭器於市者曰此物華美必黃孝子家藏也市以還之實公家所亡也感伏橋在先山往來路公見其石樣爲古人墓前故物傷之曰此孝子慈孫所用心者吾何忍踐之後有盜聚橋傍見黑夜涉水而行者曰是必黃固執也相戒勿犯且護送之云余遂以其行諒升聞于朝前後

薦者殆相續大臣又劄陳癸巳始除敬陵參奉或勸以不就徵公曰吾雖老不堪祿仕而釣名亦所恥也事君事親爲道則一吾嘗致力於松楸獨不效誠於陵寢乎卽起應命公性好種樹每見根培條達之勢心喜之以是墳山松栢皆公手種不知其幾萬望之青蒼雖百里之外皆知爲公之先山也及在寢園芒鞋上山省視一遍日以爲常惡草鋤之嘉木植之見枝條被傷則怛然若已恫村氓感其至誠斧斤不敢近或有犯者必流涕而撻之時蟲食四山松幾盡而獨敬陵樹木依舊或言烏鵲羣集啄蟲而

去之譬諸劉昆向風叩頭而火滅云以陵外案山
滿月峰濯濯爲憂加意護養數年之間草木茂盛人
謂陵官舉職前後未有公比遷繕工監奉事適分
差天將楊經理鎬碑閣修改之役碑在直北路傍
一間短簷不能庇風雨公歎曰南望松坡丹閣崔嵬
而此碑乃如許耶遂上疏極陳萬曆再造之恩請
大其屋制以寓尊周之意萬一彼虜威喝則願舉臣
以對以塞其禍朝議難之公言雖不行而識者偉之
轉典牲署直長公曰犧牲用之宗廟社稷山川者
也可不敬歟上以覆簷下以鋪板淨拭溷穢日必朝

服而監其餼餽牛羊蕃息秩滿將陞六品公曰吾年
至宜去不就講而自罷俶裝方西歸偶感疾以戊戌
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署傍里舍其始疾也名公巨
卿醫問絡繹旣死夢窩金領相昌集趾齋閔尙書鎮
厚諸公或具材或致贈以助之俾無憾於送終明年
正月返櫬于鄉四月十七日葬于花原之先兆一道
人士咸頌公至行觀察以聞今上甲寅贈司憲府
持平公凡再娶慶州崔淑之女谷山康瑋之女子內
美慎美女爲李敏政妻者崔出康有一子讓美早死
內美男鎮重慎美男鎮正鎮清余往年一訪公家值

公廬墓不遇而歸及公來 敬齋與余花田故居數里而近公數過余秋日嘗與語園中見兒曹以杖打棗謂曰如此則枝傷而實不繁矣胡不待其爛熟而自落耶余謝曰幸而從公得養樹之術矣又聞公於祭後村人有來乞餒餘藥果者公盥手出新紙裹之向其人拜跪而進之仍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泣數行下於此一事可見公眾善之備也又聞公路中見人持生蟹者買取而放於水其人既得錢俟公過復取而去又嘗於齋室夜寢亡袴而終不言蓋不忍生疑於下隸也人或傳笑其迂而亦其仁愛之一端也

又聞公過旌門則下望都門府城則下過人墳墓則下遇婦女則下絕少騎馬時與公同行者云然公又嘗對余誦詩有爲是平生過大欲之句蓋聞公免喪後自以有終身喪不食肉又不近女色也余嘗謂公曰近與公相熟以得於見聞者觀之公之質行殆古所謂齊魯大儒不能及者而但雖善而失於過者爲多夫子不云乎過猶不及此豈非見識不周而然耶使公早用力於經學車輪鳥翼兩無所闕則自底於聖人中正之域而惜乎其不能也公亦曰唯唯當公之喪余在承重憂中不能一哭遂成千古嗚呼痛矣

內美使其孫念祖來請公狀德之文撫念疇昔重爲之一涕仍最其大者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參奉素隱金公行狀

公諱性豪字英叔晚改嗜翁號素隱慶州之金始出大輔闕智自金溥王以後仕麗代奕世圭組入本朝有諱稱佐太祖開國勳封雞林謚齊肅寔公十二代祖也曾祖諱元立以布衣抗義昏朝後由文科進終鍾城府使祖諱敏敷工曹正郎考諱載顯行承政院都承旨以質行聞妣青松沈氏同樞楮之女大司憲義謙之後以崇禎己亥十二月十五日生公於

漢師駱洞幼不喜狎弄稍長已能力文丁巳諸章甫爲尤菴先生訟寃公時未冠赴焉及疏首被謫慨然不赴試自少志操如此戊辰禁吏因宮掖事撲死內庭公嘆曰時事可知矣自是廢舉取古聖賢書杜門探牘殆忘寢食丙申授敦寧府參奉不就翼年別薦向學人大臣以公應命擬以冑筵講職方駸駸徵用而公已病矣臨歿命侍者濯病時衣衾且強起盥浴子弟諫止則曰君子愛人以德不欲我潔已以歸耶病甚不能言作字宣意字畫如平日遺戒治喪從約斂衣無用燕物銘旌書以處士以庚子五月三日

卒于龍仁葛川之溪堂孺人清州韓氏僉正志遠之女右議政應寅之曾孫先公三歲卒至是合窆于甫羅山坐丙之原去溪堂若而里一男一女男碗女適教官李顯允側室一子幼李堦金履禎公爲學專用力於朴實地頭不資師承刻意自礪嘗言學者幸而生程朱後學問工程燦然不迷要在精思而實踐所論經義不創新求異惟以平正的實爲歸又不喜著述每舉程子答朱長文書以爲戒讀書有思索隨手劄錄而不存次序蓋嫌其近於立言也少有記性至老勤苦如一於四書用功尤深其餘性理諸書靡不

咀嚼象數律呂亦涉其流晚讀易不輟夙興夜寐正衣冠危坐終日非甚病不少懈中夜無睡或擁衾遍誦經書其事親也斯須不去左右枕席必親設先意承顏一心洞屬持喪如古禮葬後猶不食鹽醬哀動隣里及丁大夫人憂年已衰而禮猶勤事伯氏新寧公如嚴父先代喪祭諸節或有從俗者至公始一以家禮爲準新寧公亦信從之以忠原先壠地遠難於着護躬構墓舍守奴貧且流散割資糧以濟之伯姊喪于嶺外一妹寄南土每以爲生死至恨及新寧公卒于官迎哭上游過哀感疾遂不起平居待妻子極

其嚴御僮僕則恩先於威遇宗黨曲有恩意而有非
義必戒責不饒對後生訓誨諄懇以至蒙學口讀亦
不憚勤而絕不以師道自居尤鮮交遊中歲雖在京
洛足不出門外以爲對俗人言復覺心慙志學以後
未嘗一踵長者之門嘗以事將親命謁玄石朴公世
采玄石素聞公名開懷引接而公亦不果往常恨不
及一見尤翁萬義之葬也不通刺入哭不見喪主而
出一座目駭宋學士疇錫曰此古義也與堂叔載海
自少同學情義甚篤晚後論議柄鑿不相入其於經
旨又乖刺公至誠開曉而不得則又不與之校要以

不傷情好爲主其忠厚可見也於物欲一切淡然尤
謹在色侍知申公之官率多綺羅地而卒無所近知
申公清德著內外而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平生忍飢
固窮凡於辭受之節斤斤致嚴韓孺人晚年病不理
家事疏糲常不繼而處之迥然讀改字說可想其微
旨矣窮居若無意於世而憂國出於至誠聞朝家舉
措失宜輒竟夕不怡如軍民賦役邊圉防守亦皆隱
度于中嘗遊北漢有所著說謂公拘儒者真淺之爲
知也於時論未嘗偏主一邊惟義之適蓋嚴於淑慝
消長之分常言當國者明得是非專心做事以先自

治服人心爲務則思過半矣又論近世儒者出處之失曰朝廷待士不以誠惟以聲名利祿籠絡之儒者則以退讓爲事君臣之義殆廢矣此路一開高官美爵可以安坐而歲遷安有是理或曰子言然矣早晚徵召何以處之公笑曰則吾豈敢然而使世人一知其無實不蘄退而自退矣其見識之精確類此爲文條暢理勝詩律不拘平仄真態可觀有遺稿若干編藏於家絳猥以通家義少服習公其言貌動止若不異於人而望之自然起敬就而扣之纚纚不窮誠意藹然流動可知爲君子人也學者爲己爲人有古今

之殊在孔子時猶然况於今乎若公者居今世而志古道守窮嗜學沒身孳孳德修于躬而退然若無能是以世之人名或浮實而公則名不及實此其賢於人者遠矣豈勉齋所謂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者歟使公少展其志業則庶有以裨補世教而卒窮阨以沒其世是必有受其責者矣然學在已知不知在人於公何損焉胤子稔斬然遠來以遺事一通屬爲狀謹採撫如右以俟立言者之財擇云

處士趙公行狀

九峰處士趙公鳴殷字汝衡揚州人以其嘗隱於俗

離之九屏峰下故號焉其上祖岑高麗判院事國初
領中樞文剛公末生大顯文剛之子曰觀察使瑾孫
曰正言仲輝是公之八代七代也祖諱相禹 齊陵
參奉 贈吏曹參判號時菴考諱爾後同知中樞府
事兩世以經學行誼聞同樞公凡再娶坡平尹氏原
州元氏公元氏出而耘谷天錫之後諱熙一者其外
祖也公 崇禎癸卯生幼有美質不喜嬉戲父母有
疾憂見於色不少違其側人謂之孝童同樞公年九
十劬學不怠公動息起居不離訓典之內德器夙成
大異於人間以親命赴舉而非其好也甲子尹拯之

詆誣栗谷先生也公爲東學掌議發論通告八路辭
義嚴正尤菴先生讀其文謂門人曰時菴公有孫矣
坐是被 上前停舉久而乃解自己已世禍以後不
復詣公車惟潛心實學日讀性理羣書所造益深既
而同樞公元夫人相繼下世公益無當世意庚寅盡
室入九屏爲終老之計幅巾藜杖徜徉邱壑雅好琴
興至或作數弄以宣其壹鬱士大夫高其志節從遊
日衆公輒不怡曰人以我爲隱乎遂託以疾移卜燕
歧居無何燕人舉公至行聞于方伯方伯以聞公嘗
屢登薦剡至是又有除職之 命公愈不自安移而

陶菴先生集卷五十一
之牙山公棲遑山野未嘗數年淹而所至鄉人莫不
欽其德義去則追懷不已壬子閏五月十六日終于
牙之玉巖寓舍疾革猶扶而謁廟與家人訣陽陽如
平時時大旱數問天雨乎忽有雲氣四起大雨如注
公起更衣就枕而逝雨亦旋止見者異之葬于同縣
扶皇洞壬坐之原公姿性沉厚氣味真醇望之無塵
俗意可知爲篤學君子人也其爲行本於孝悌事親
左右服勤一事不令人代躬自藝薪以適其寒煖疾
則衣不解帶露立禱天又善居喪葬前啜粥祥後食
菜果一如古禮家甚貧窶而生而滋味之養沒而月

歲之備靡有所憾焉與伯兄友愛淡至一味不先食
一物無異蓄同室以處未或惰慢兄歿待嫂如母朝
夕必見見則令女侍侍立權攝宗祀而事不敢專必
裁稟而行厚於宗族嘗曰人而不睦便是忘先朋友
之際出入必起終身情義無甘壞家法甚嚴僮僕不
敢喧譁破屋蕭然書史滿前兀然清坐過之者若無
人焉家事旁落簞瓢屢空而處之適如人或以安貧
樂道爲言則輒笑曰若有爲於安樂所謂安樂亦僞
也讀書以玩索爲主或終日不言或中夜不寐遇會
心處琅然誦詠以極其趣嘗曰爲學不在高遠只在

陶菴先生集卷五十一
乎一心若不存心學無下落處又曰聖賢之道昭在
方冊學者只可體認而力行之自餘外物都不關已
分事又戒其子曰詩書遺業清白傳家厥有二宋先
生手筆此吾家法爾當勉之有來請業者但教以下
學之序於此可見其秉心制行之大方而公又曰老
來讀書方知義理無窮所恨來日無多耳且做朱子
感興餘意作詩以述其志若公可謂老而好學者矣
蓋公所學一以爲己立心畏名如避仇嗜善如啖蔗
默然自修內而不出是以世無知公者然公則欲全
吾天以無愧吾心而已人之知不知又何論焉公室

海州吳氏佐郎斗龍之女慈惠和順配君子無違先
公三月而卒年七十一與公同塋三男四女長文彬
冠而夭次德彥亦夭季曰英彥進士女爲進士洪燦
箕士人崔尚彥李義著李長鎮妻英彥三男完慶最
慶寅慶外孫若而人粹心服公實德而素不能文無
以發揮幽潛之萬一第撮其言行之大者以俟夫立
言君子

處士奇公行狀

公諱挺龍字見卿幸州人其先出箕子奇氏世多名
人判中樞虔錄清白當 光廟受禪托疾致仕以卒

其後勿齋進與弟服齋遵隸己卯黨籍服齋死歸隱于光州古龍之洞子孫仍家焉勿齋之子大升世所稱高峰先生者參奉大臨其兄而於公爲五世曾祖義獻祖瓌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早歿考震省俱以文行承家妣平陽朴氏 贈掌令尚玄之女公以 崇禎後庚戌九月十六日生于古龍里天姿近道自幼少口不出鄙俚之言器度嶷然喜怒不形于色始治舉業而非其志屢發解不中母夫人謂曰從汝所好也自是杜門溪居沉潛義理見識精明門路甚正其舅遜齋光一稱之曰高峰後一人也顧公秉心謙虛

於世上一切名利退避若懦夫然人或目之以經學之士則輒蹙然曰何敢當也平居穆然若無事而其論性理微奧禮家同異沛然無所窒碍然亦不叩則無應也又不肯硬主已說但曰吾見如此未知其如何也嘗曰人當於自家身心下得真實工夫浸至於義精仁熟而自無絲毫虛偽若只從文字上說出緒餘而已則惡得免上蔡鸚鵡之譏也其專務實行如此天性至孝父病斷指進血其治喪一循朱子家禮事母怡色婉容一以養志爲事左右使令宛若小兒嘗小出中酒墜馬而歸母夫人憂之自後飲不至醉

及母歿年已衰而面墨骨立哀動隣里其祭祀約而
潔不以俗忌而或廢齋日不接外事盛寒亦必沐浴
老而將事進退可觀生日終身不設酒食以羣弟不
能同居爲恨訓迪撫卹各盡其方教小兒未嘗一示
以誑御諸子以義待僮僕有恩作閨訓十五條以至
喪祭諸禮亦抄寫而諺釋使家人講習之閨門之內
肅如朝廷巫祝尼媪之徒不敢近親黨之間或有橫
逆則反已自省而無忿疾之意卒皆感服破屋數間
不蔽風雨往往不舉火者累日而處之適然眉不一
皺口不道貧字女子子製帛襦以進則公曰平日奉

親不能爲輕煖之具吾敢自安終不肯近身辭受之
節惟義所在一芥不以取於人而人亦不敢以一毫
干之有一地主以官糶周急固辭不受蓋惡其不廉
也素不喜斬截之行矯激之論而至如是非淑慝之
分一刀兩段確然有不可奪者冲澹樂易與物無競
和順之氣溢發於外見之者鄙吝自消以是賢愚貴
賤無不得其歡心而於鄉黨尤致其恭不自知其齒
德之尊也嘗有盜明火入屋公安坐不動盜去責子
弟曰何驚恐若是耶南俗甚忌痘人有與孫子約昏
者公謂其來使曰吾孫未經痘矣其不知也耶昏遂

不成於此數事可以推其餘矣方伯御史交章薦之公聞之每瞿然自失疾革謂其子曰諸弟之喪皆不得厚斂雖有財不忍獨厚於吾身况又無其財耶斂手足形可矣以戊午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九遠近人士莫不齋咨曰賢人亡矣自此南中無人四月八日葬于家右先塋之下室星山李氏南老之女男齊勳弘勳衡勳女婿士人梁命虎玄命直繼配光山李氏萬輝之女炳勳彪勳其出齊勳早死其子宗淳實尸公祀樂菴遺稿若干編藏于家樂菴者高峰舊址在公屋後公每俛仰而樂之故鄉人仍稱公以樂菴

而非公所自號也余幸而與公並世而不能一識其面矣李尚書秉常左遷是州及還余問之曰子見奇某乎曰未也曰賢如奇某而不往見之宰相下賢之義今不可復見耶李爲之慚謝蓋自數十年來公名益盛自南來者無知不知皆曰篤行君子人也余私竊恠鄉人皆好之者孔子以爲未可者何也及得公事實而徐察之則公之所以得此者祇是一箇謙謙之爲德甚盛天地鬼神亦皆好之而况於人乎夫所謂謙者非聲音笑貌之謂如有毫髮私偽雜於其中則未必能感人如是之深也然以公質之美養之厚

而不能擴充其分量以究其可大之業此余所深恨者嘗欲以當仁不讓之義奉質於公而嗟呼今不可及也弘勳來請狀德之文余愚昧何足以知之謹就遜齋門人閔師夏所記而第次之如右又敢總而論之曰若公者豈傳所謂啜菽飲水而盡其歡者耶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者耶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者耶願以俟後世立言之君子云

通德郎尹公行狀

公姓尹氏諱明相字子直坡平人高麗侍中文肅公瓘之後本朝有諱坤佐命功封坡平君傳六世爲參

判諱仁涵有雅望 明宣間是生處士諱弘裕隱德不仕生諱惟益丙子後廢舉自靖生諱挺卿郡守有清操是公四世妣淑人楊州崔氏正郎錫祐之女公以 崇禎後壬子閏七月庚子生而骨格清高相者見之曰必正人也四歲崔夫人見背寄養於從母家在亂儼如成人同隊要與爲蹴鞠戲公正色曰士子持身貴端正安用雜戲爲哉知讀書便勤篤日就一日郡守公適怒將撻之使折楚而來公取櫻桃枝灸火以進之公問其故則曰日寒枝凍恐冷氣之逼身也公拊背曰此天生孝子也自十歲後能出入場圍

詩格雅健人以奇童目之已已 仁顯王后遜位公
同諸生守闕號哭自是無當世之念盡束其科白文
字而藏之專心學問手書小學一部三先生遺書沉
潛玩繹嘗曰讀聖賢書者須句句體行以吾日用所
爲者較驗之必一一無悖於聖訓然後可免口讀之
患耳加意力行平居言笑不苟行步有度一日往候
玄石朴公之門朴公見而奇之曰年少志大篤實又
如此他日成就未可量也後隣人有造其門者朴公
輒問曰與尹某居相近乎此益友也甲戌 中壺復
位公復以親教赴舉爲文操筆立就好高古不諧於

俗往往發解而卒不第人皆寃之公事父母至孝終
日侍側未嘗頃刻離左右使令不一令人代親疾輒
廢食與眠憂形於色親命之退亦不忍遽退露坐戶
外睡熟而後方退而猶衣不解帶頻頻起居於戶外
達曙乃已丁繼母韓氏憂哀毀踰制郡守公哀其誠
亦不忍奪其志祭奠之需必躬自辦備家人或止之
則曰爲人子不於喪祭致誠惡乎用其誠也奉養郡
守公靡不用極雖王延之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者
無以加矣當內艱三歲弱弟與公稚子同其年泣謂
孺人若鄧攸之於弟子聞者感激公之兒五歲而夭

陶庵先生集卷五十一
天道果無知矣自是撫恤其弟益致其勤寒煖飢飽
公必先知之寢則聯衾食則共床及長怡怡融融以
爲樂每晨謁廟一日大風寒且雪隣有武人私語曰
今日尹某亦能晨謁否早起視之公已自埽階上雪
矣感歎不已辛卯郡守公之喪公斷指以進執制甚
固小期以前不食羹醬羸毀斯綴猶自力哭奠未嘗
或廢當公斷指時達夜流血幾數升而哀擗蒼黃人
亦不知之故其臂仍曲而成腫僅經三年臥不能起
而猶對客看書神氣晏然見者不知其將危也丙申
六月十五日卒年四十五臨終索紙筆囑其弟以郡

守公喪不能致美於木必令薄斂而薄葬也九月葬
於東郭甫同谷酉坐之原後朝廷命旌之曰孝子
之門公天分甚高形癯骨竦無一點塵俗氣雅尙氣
節言論激昂每歎魯仲連之爲人有尙友千古之志
嘗讀易至坤之六二直方大無不利欣然如有得曰
君子修身無過於此一直字聞人之善喜色可掬或
有言人之惡者輒呀然笑曰勿輕言豈有是耶蓋不
特諱之實不信之也尤用力於庸學二書如太極圖
皇極書律呂新書啓蒙諸書人所難解者悉通其微
奧其他兵家星曆之類一見洞然而未嘗自多如不

知者公志業雖未顯而信義孚於隣里無識之人亦指其廬曰此中有孝子及死莫不咨歎曰孝子亡矣可以驗人心之至公也初配完山李氏僉知裁之女再娶順興安氏璫之女無育以弟明著子鳳文爲嗣余素服公志行略書其大者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伯姑貞敬夫人李氏行狀

夫人吾王考議政府右議政府君諱翮之長子也我李出牛峰上祖高麗侍中三州伯公靖本朝觀察使諱吉培判書諱承健副提學諱之信最著副學公生

諱劼 贈左贊成是生諱有謙參議 贈領議政於

議政府君爲考兩世用儒術德業大顯於世府君娶羅州朴氏僉樞 贈吏曹判書諱濠之女觀察使諱東說之孫肅莊貞一婦德純備夫人以 崇禎癸未五月二十日生於扶安之柳川議政府君寓舍年十六歸于淡圃洪公洪東方甲族氏出名德具在原狀夫人幼鞠于外氏王母尹夫人甚愛之判書公性嚴厲子孫咸竦栗不敢見獨夫人奉承無違及尹夫人卒判書公留夫人幹家事議政府君憐其幼累請歸而不能得夫人爲經紀喪事內而奉老外而接賓一

附錄先生集卷五十一
如尹夫人在時及嫁事舅姑孝舅姑稱之曰真長者
家兒每晬日爲致志物之養舅喜曰此經吾孝婦手
吾何不飽又善處妯娌娣姒間雖氣味人人殊而一
以和遜待之則莫不悅服姑歎曰吾婦入吾門久而
敬謹如初吾未見其過矣淡圃公壬戌擢第甲戌通
政庚辰嘉善夫人屢封爲淑夫人貞夫人癸未公由
吏曹判書擢判義禁夫人又進貞敬則感然曰此吾
姑吾母之所未及躬受者福眇德小吾何以堪辛卯
公疾革夫人欲臨訣公微視曰此時婦人安可來耶
夫人涕而出曰夫子正終之義吾不敢違也及喪朝

晡饋奠必親不以衰老而少懈丙申正月十三日卒
于長子禹齊堤川治所享年七十四是年三月祔于
公墓夫人聰穎絕人幼受內訓小學書于議政府君
一上口輒不忘長好書史略通古今嘗曰使我爲男
子豈不能讀破萬卷書耶淡圃公家世清貧夫人手
紡績爲生有餘則蓄之取羨以營第公素淡泊不以
產業經心夫人善承其意未嘗一言其有無晚年官
位隆顯祿俸有裕而夫人淡存抑畏一意節損衣服
飲食若衣布時非甚病不肯頃刻自逸至老執女事
惟勤嘗有牙婆持寶玩來欲售之家人爭取觀夫人

曰此非吾分視之何爲終不近手議政府君兄弟迭長二銓居又偪側夫人不少干以私淡圃公歷官外內夫人輒嚴局鏞慎辭受松京故麗都俗多賈物貨紛集痛禁婢使毋得交市又不役工手作器玩管醫譯市三署殆十年而請托不一至於夫人之前淡圃公清德伏一世而夫人之助爲多云淡圃公家奉祧廟又以宗孫貧弱爲考妣供辦祀事夫人手自具饌致誠蠲潔每諱辰涕泣思之吾先君早世夫人語及愴慟與二父判書觀察公相愛淡至一日不相見則怒然不怡臨歿無他語曰所恨不見吾弟耳其孝友

之篤如此淡圃公從子禹瑞嘗爲其內舅爲畿府者求玉頂於夫人玉頂洪氏舊物而淡圃公時在謫夫人正色曰吾聞君舅是害國母之凶徒豈忍以先大夫服御之遺與之哉壬午禹瑞及緯同日擢第夫人聞緯報喜曰此吾弟不食之報也及禹瑞報至益喜曰吾家猶有二弟洪氏之門微此幾索莫矣其識大體又如此緯自幼少時朝夕于側竊覩夫人與公常相對如賓衆子女滿前和氣盎然蓋夫人天質端淑婉而有制介而能惠事上謹而敬莅下慈而嚴位高而益謙祿大而愈約教令不出於閨門德澤遍及

於宗黨天之俾壽而臧熾而昌以保有孫子也宜哉
詩曰宜其家室又曰百祿是荷夫人有焉敢採掇德
行之大者以告諸立言之君子從子緯謹狀

伯舅母貞敬夫人延安李氏行狀

貞敬夫人延安李氏者我伯舅左參贊忠文閔公諱
鎮厚之繼配驪陽府院君文貞公諱維重之冢婦也
文貞公凡三娶忠文公恩城府夫人宋氏出也樗軒
文康公諱石亨於夫人爲九世祖祖諱天基觀察使
考諱德老縣監出爲族父察訪諱憬後察訪之考竹
窓忠穆公諱時稷丁丑殉節江都縣監公室曰豐壤

趙氏其考縣監沃夫人以 顯宗甲辰四月二十五
日生于懷德蘇堤村祖母宋夫人尤菴先生之妹而
恩城夫人同春先生之女也同春先生與尤菴爲中
表親恩城夫人有時歸寧相往來夫人甫七八歲在
宋夫人側英達夙成容貌粹潔恩城夫人見而奇愛
之解香佩佩之曰異日兒無忘我也夫人年十九歸
于忠文公時恩城夫人已歿矣夫人每語及嗚咽曰
吾於皇姑不自以不逮事也前一歲 仁顯王后正
位壺極自庚申更化以來文貞公兄弟并秉國政門
闈甚盛又戚聯宮掖夫人生長鄉村服飾又極寒素

陶庵先生集卷五十一
而處之能不怍不懼謙恭自守動止有則通達事理
觸處無礙家衆莫不嗟異文貞之兄文忠公性嚴少
許與獨甚賢夫人先是文忠公使燕令人爲忠文公
推命曰當得賢妻及夫人入門歎曰術者之言驗矣
後四年忠文公擢第翌年文貞公捐館舍己巳 聖
母遜于私第忠文公兄弟始繫獄旣得釋盡室出城
外時當患難艱窶滋甚疏糲亦不繼而夫人一不設
憂戚之色惟日以紡績治生業上而供奉 廢宮下
而祭祀賓客之具咸盡心力不令忠文公知其有無
也夫人嘗遘疾危篤 聖母賜忠文公書曰緣此窮

命使依賴之賢兄將促其大限此吾恨也忠文公對
曰此人終必一享尊榮願勿淡念也俄而果瘳甲戌
天心悔禍 壺位重新忠文公始還舊第門內異爨
常四五家家殊豐約性異酸鹹而夫人不露聲色至
誠調劑久而莫不感服終無間言丙子忠文公陞通
政爲戶曹參議夫人從封淑夫人其明年爲忠清觀
察使則加貞夫人又九年爲判義禁府事則又加封
貞敬夫人 聖母違豫時夫人承 命往往入禁內
小心謹慎未嘗少懈 聖母嘗謂曰吾欲事事師法
吾兄而未能也及 大漸又顧謂曰吾兄恩意今不

附錄先生集卷五十一
可報矣忠文公律已清嚴夫人又明於枉直嚴於辭
受雖門生故吏之屬亦不敢爲攀緣私逕之計門墻
肅然雖異類工訶者終不敢以絲毫指摘夫人之助
實與多焉庚子忠文公棄世翼年世禍大作夫人與
諸子捲歸驪州墓下丙午乍入都下丁未復還鄉十
年窮居家事益凋落而夫人處之道然家中婦女或
有嗟怨語則輒曉之以道理繼姑豐昌趙夫人於夫
人長五歲趙夫人視如兄弟而夫人恭執婦道或侍
宿於側衽斂埽灑輒躬爲之趙夫人簡靜寡言笑夫
人每伺候顏色先意承志趙夫人甚悅之今 上癸

丑五月三日卒于牛灣之寓舍壽七十訃至遠近親
屬莫不咨嗟涕洟趙夫人時在仲子議政公所手書
遺翼洙等曰汝慈之仁且賢至矣吾平生吉凶大事
汝慈無不躬自幹當吾諸女與外孫男女親愛之教
誨之無異親子女吾心感歎曷可以言語形容也以
七月日葬于忠文公墓前夫人舉二男一女男長翼
洙司憲府掌令遇洙平安道都事朝廷皆待以徵士
女適進士金光澤掌令男百奮都事男百瞻生員百
謙金敏材簡材獻材其外孫也夫人聰明絕人幼時
聽人讀哀江南賦數日便成誦常喜古人嘉言善行

一聞終身不忘略涉書史而家人未嘗一見其看書
作字兩宋先生家喪祭禮節及甲子以後儒林爭辨
多所記識忠文公時或咨訪焉尤喜女工敏速精妙
各臻其極筆翰又華美一家婦女得之若奇寶夫人
孝慈勤儉人倫之際用意至到聞父母有疾輒閉戶
而坐不與人笑語殆廢寢食疾止而後乃復常中年
俸祿豐足而自奉之薄無異患難時節子女或諫之
則曰吾父母衣食喪葬不稱情者何限吾安忍獨享
富貴耶忠文公庶妹有奇疾夫人甚憐之疾篤屢遷
次而輒隨往扶護累月而死夫人親爲之櫛浴時夫

人方有身世俗以臨喪爲大凶而亦不之顧也奉先
祀蠲潔敬慎雖年衰位高而必躬服其勞邊豆銅簋
靡不整飭至元配之祭亦然元配靜觀李公之女也
靜觀夫人老而在堂夫人敬事之如已親時節饋問
俸入必分之聞者感歎教諸子甚嚴雖細過不少假
貸至於出處大致又欲其自斷於義而不以親故也
自丁未以後翼沭累辭除命最後爲文義縣令請
於夫人曰今家事日窘甘旨不給且文義與懷德接
壤親戚往來母氏素所喜也母氏欲一往否夫人曰
我本貧家子疏素政爾本分子母相哺樂在其中未

降者先生集卷五十一
覺爲苦且吾不欲以吾之故勞汝之身汝義可往則
往不可往則不往勿以我而易汝義也翼洙遂辭遞
遇洙嘗以廢舉事稟于夫人夫人正色曰汝只當以
義裁之而已何必問我淡慕呂榮公家法諸子學語
已誦而詔之性好儒學嘗夢見程朱每戒諸子曰吾
不願汝曹榮達苟能讀古書爲知名士則幸矣二子
俱以學行聞于世不負夫人之志而其所由成就蓋
如呂原明之於正獻申國也壬寅之禍金壻編管長
髻歷辭夫人於驪州時適忠文公大祥而女又彌月
金君欲畱其妻夫人大不可曰夫家有憂厄婦人義

不敢圖安况此何等時耶死生猶不足道遑恤其他
齋送產具而告之曰若中道而媿壻可先赴謫而女
則待蘇追往可也其所自爲與誨人必裁之以禮義
而不爲婦人牽攀之習大抵此類也夫人嘗誦宋伯
姬逮火事而嗟歎之翼洙問曰傳來斯可去矣而必
待姆來竟至於死無乃過乎夫人曰使平日立心制
行能如是則雖當患難之際豈有喪身失節之憂哉
吾以是淡仰之從叔父李公之老素有行檢每訪夫
人忠文公在則入不在則不入人或病其固滯夫人
歎曰今人若知公父文伯之母之爲知禮則其不以

附錄先生集卷五十一
吾叔爲固矣夫人於中表近屬來輒延見而必令諸
子在側至老不改莅婢僕先嚴名分而體其甘苦待
之以誠常曰待下賤尤宜誠信寧或見欺不可逆詐
也德性寬靜倉卒急遽未嘗失色家內嘗失火遇沫
方侍食徒跣而出火定還坐夫人執匕如故責之曰
何若是輕遽耶常曰吾於他事不甚動心惟見諸子
有不肖事輒覺火焰發於心肺不能制也又曰吾於
人無所惡但見人家婦女臨事不勤遇人多言聞過
而怒得讒而疑又必自誇已長喜說人短者不勝其
痛疾也此可見夫人平素所養而可謂得君子怒惡

之正者矣嗚呼夫人德量弘毅識度淵遠禮防嚴而
言議正至於一切貧富貴賤得失及世俗婦女所好
惡計較者皆不以措諸心意此真讀書儒士之所甚
難者而至其承奉舅姑之側周旋親戚之間慈惠婉
婉委曲周至又非常人所可冀及下至婦工微細莫
不造妙其可謂女士全德矣夫人晚謂遇沫曰吾生
而有賢父母父母皆以仁孝稱於鄉黨長而奉侍君
子名德重於世而以吾不才主饋四十年幸不得罪
既老而汝輩又無悖行似有克家之望吾於三從庶
可無憾此固夫人自道之辭而抑可見夫人之賢與

其所以賢者矣。絳先妣與夫人相與甚摯，爲兄弟間知己。先妣每曰：「與君言，始得豁我胃襟也。」絳既喪先妣，仰夫人如母。有時謁見，森然法度之言，若聞於吾母，尊敬愛慕，不以舅甥之親而已。竊嘗以爲閨門德行風化之原，吾二母生並一世，德類志契，雖隱顯殊迹，而有補於世教，未嘗不同。後世苟有秉彤管而序賢媛者，宜亦與之同傳矣。掌令君撰集夫人遺事，屬絳爲狀，義不當辭。顧方有先妣幽誌之役，將繼此屬草未就而掌令君歿，絳又病矣。誠恐卒負其託，爲千古之恨。先誌甫成，乃復力疾叙次，如右。筆力衰鈍，不

足以形容德美。以信來後，是爲兢兢焉。爾仍念絳嘗省忠文公疾，夫人方侍側，小心齋遯，承奉旨意，左右服事，便捷如飛，誠意屬屬，形于色辭。雖孝子之事父母，未或過此。觀其平居風儀，肅整步履，嚴重不謂其能如是也。絳至今竊識之，蓋自陰教旣衰，夫婦禮廢，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敬，不可復見。而於夫人庶幾想像焉。敢表而言之，使爲婦人者，知所取法。

陶者先生集卷五十一



